



~ 16
2698
8



昭和十年二月五日

南文書司卷之七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嘉興胡開昌泰獅參校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八月平澤潞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以功兼守
太尉進封衛國公授英華會昌二年四月上尊號玉冊文德裕已攝太尉
至四年乃卸翼也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
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鶻制討
劉稹制五度點蕞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
奏議等勅成十五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
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
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此序規模
全遵承示也唐賢掌制誥者每勒為制集以彰榮遇常表楊炎元稹權
德輿皆有制集此則原本無制字而改本有之則題中當分別書也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

舊新書紀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
第五子也文宗暴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宏
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子
威美迎顯王於十六宅為皇太弟文宗崩宣遺詔即皇帝位於柩前
茂對天休先

卷之七 重校本

夢寐文身記

卷八

遂臨西宮臨音力鳩反左傳鄭人于歸于大宮注曰臨哭也此將

宗曰西宮舊邇未過山陵而紀書邇文宗於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

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漢書鼂錯

史卜宵夢震嗟不寧

是用能文惟睿掌武後漢書太尉武事故後世稱太尉為掌武此句似能文

是以求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資朕者其誰

氏子焉見崔福寄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吃不能仰酬禮

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

望徐曰或云當作朕望然朕望爾不流所望而器也文義不協恐非穆英華本作決徐

刊本為俾快而有此疑也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同宿構支苑傳齊天保中及河清天統之辰自李愔以下光映前修允兼具美

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

臣曰師古曰文本舊書傳顏籙字師古博覽羣書善屬文高祖朝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岑文本字景仁博考經史善屬文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命書童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殆盡其妙高

宗有臣曰嶠曰融舊書傳李嶠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高宗時為鳳閣舍人章事在融聖歷四年遷鳳閣舍人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元宗有臣曰說曰

環舊書傳張說字道濟開元時為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封燕國公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讓述天下詞人咸誦誦之蘇環字昌容中宗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薨徐曰環不及事元宗當作題舊書環子頊少有俊才神龍中拜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機密環薨許國公元宗以為中書侍郎掌文誥上謂類曰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謹狀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代宗有臣曰衣舊書傳李衣字寶應一年遷為翰林學士考功郎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大歷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曰改本云常衣章後拔楊繼美於代宗之世疑此脫曰炎二字按李之來書止云常相乃改本增之耳至於

憲祖則有臣彌廟曰忠公左傳楚子告大夫曰所以從先君丁禰廟者舊書傳李吉甫字宏憲趙郡人吉甫少好學能屬文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憲宗嗣位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元和二年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三年九月充淮南節度使六年正月再入相九年卒並稟太白以傳一作精神史記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東方朔別傳游鴻濛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有黃眉翁指母以語胡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風俗通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為務成子周為老

子越為范蠡齊為鴟夷變化無常也納非煙而敷藻思見質上才可以淺深

魏邴漢書魏邴字弱翁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丙吉字少卿宣帝詔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其封吉為博陽侯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西都賦蕭曹魏邴謀謨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南史王僧孺聚書至萬餘卷多異本無所不觀

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識庾持之奇字見為李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

王食時之工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入朝上使裴子野味爽之獻南史裴子野為書喻魏相元夕其夜受旨及五鼓催令速疑王粲之風構見濮陽公奏無爾

衡之加點衡鸚鵡賦序衡因為然後可以宏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之賢可纂一作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朕思丕承汝勉

善繼無忝英華有辱字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

云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一作

清宮之中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漢書量念兆人之眾顧九州之廣永懷

不待之痛家語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甚哀邱吾子曰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

允一作資資內助秀南頓集非嘉禾之瑞後漢書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

德因名光開烈山神井之祥見襄陽山及德駕河洲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淑肩沙麓州狀將顯降媽之配書釐降一女子于媽河濱于虞水經注歷

宏褒紀之恩春秋桓公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羊傳註曰稱侯者天子將娶于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論皆非今改定美椒塗漢官儀皇

取其實蔓衍益引以椒塗室取温煖祛惡氣也掩華蘭掖漢武故事武帝生倚蘭殿願延之緣山破仍

風聞齊主之悲說文秀艸也艸乃聲如乘切玉篇芳音仍說文曰草不芟新草

山藉芴爛林扇赫百里樂府詩集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

美人墓碩仙歌曰二憶所歡時緣山破芴荏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

且願停須臾於是俱蒙賞資被荏動不同韻晉宣武舞曲軍鎮篇鎮動二字為韻與此

同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船遺記漢武帝思李夫人李少君曰聞海有潛

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乃遣人至暗海十年而還得此石命工繞徐刊本上樞有慶

人刻作夫人形置於輕紗帳裏宛若生時事亦見漢書外戚傳有今字

帝王世紀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邱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也鳴則教令行唯聖人能之响鳴之怒也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後漢書趙

增曰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

宣懿耐廟之制新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

宗廟於是有句法仿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于夏啟既

左傳呂相絕秦盟格述南文集羊主卷七

宗廟於是有句法仿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于夏啟既

左傳呂相絕秦盟格述南文集羊主卷七

宗廟於是有句法仿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于夏啟既

不克終新書文宗莊恪太子永太和六年立開成三年歸於與英華夷又集

亦未能立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

五子也開成四年帝立成美乃推帝堯敦敘九族之道書堯典克明俊宏魏

文榮樂諸弟之志集作意魏文帝與論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後猜忌諸弟攜隙

日深故曹植末通親親表曰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此句所云不可

解豈謂南皮之遊西園之宴少小追逐時與稜典論文並不涉兄弟事而舊書穆宗

五子傳贈懷詒太子濟制亦云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於穆宗

已則唐人習用之也不集為鹽州刺史亦用之為敦族之義矣魏文有元武破詩曰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志憂其容與暢此音秋情稍見友于之誼而亦無榮樂字魏

志文帝惟於趙王幹親待隆於諸弟以文帝為嗣幹母有力且太祖遺令故也其他則

傳評所云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矣又北魏高祖孝文帝篤愛諸弟其紀文曰撫念

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悖睦九族禮敬俱深彭城王勰傳曰勰以寵受頻煩乃曰臣聞兼

親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請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

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紼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

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味其語實引曹魏事為比例然則榮樂諸弟必

別有所據未及備考羣書或古籍已逸耳榮樂字既不見魏書且北魏孝文不得直稱

魏文說者謂直常曰穎郎吾寧心邪但武宗之立由於宦官矯詔彌縫反啓

用北魏事非矣

疑矣改本及武宗讓踰三四漢書文帝紀代王西鄉位當九五易龍九五

潛離隱初九潛龍勿用文旨曰潛之為也隱而未躍泉在天九四或躍在

八彩於堯春秋元命苞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挺一當作耐於湯

臂徐曰二當作四帝王世紀湯臂四肘也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惟稜

故外則上公列辟內則其華脫常侍貴人後漢書宦者傳漢興仍襲秦制置

選中興之初內宮悉用閩人不復雜調它土漢書李廣傳上使中貴成願擬議形

容依稀彩飾公指圭歸美吮墨搗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務

也居氏春秋虞帝卿雲歌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易乾以易知公

於是有聖容之贊一品集真容贊序云於是圖輕素寫良金凝鑑形於止水若天

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骸一作者慕周偃武漢書陳平傳平謂漢王曰彼項

傳上書曰朝臣亡有大驚肉食者效晉清談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骨骸白首言艾魁壘之士首人多尚清談如晉書王衍傳惟

甚有文集羊主

卷七

五

談老莊為事於高浮謬遂成風俗後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 豈不積牙

豕之牙吉註曰豕牙橫猶剛暴難制之 蠶因搖尾 詩卷髮如蠶箋曰蠶登也尾末

物積牙禁暴抑盛疏曰褚氏云積除也 漢陽公遺表 氛興燕易 叛范陽 駕符已梁 請明皇 九十年變轍不東

有車有虞氏之路也周禮夏官大馭掌馭玉路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應劭漢官鹵簿

乘輿大馭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建龍旗駕四馬施八鸞獨周金輅也謂安史亂後車

駕不復 二千里華戎遂隔 西京賦隔閼華戎謂 日者上 降鑿元聖恢奇

上 謂天元聖謂老子非湯詒之 遂于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 首亂之邦

忠之帥謂 復我疆理不我仇讐 集作疆理我邊 負羽蒙 國語晉獻公伐

張仲武 羽先升遂克之揚雄羽獵賦育之倫蒙指負羽杖鏖邪而羅者以萬計後漢書賈復

傳被羽先登注曰被猶負也析羽為旄旌將軍所執又漢制考被羽先升注曰繫鳥羽

於背若今軍將負旄矣左傳晉伐偃陽圍之狄虺彌建大 已聞於深入 漢書霍去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振戟以成一隊 將事於駿奔陳萬 方 賄以展儀備

出北地 赤蒲邪幅 在股邪幅在下 將事於駿奔陳萬 方 賄以展儀備

遂深入 四旗而告捷 然非所用隋書禮儀志有雜旗四以施軍旅一日麾以供軍將二日

儀以供師帥三日旗以供旅帥 仍願 集無 於箕星之分 史記天官書 巫閭之

四日飾以供師帥必用此也 旁 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北曰 追琢貞珉 詩追琢 彭灼來葉以文上 請屬意

宗臣 見祭楊 郎中文 公乃更夢江毫 見上兵部 重吞羅鳥 見舉人獻 川哇 一作 河

濟 鹿鳴傳曰鹿跡也非所用矣 呼嘯神 祇 宋玉招魂招具 述烈 一作 聖之

英猷答天藩 一作 之深懇既事也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

固亦文星助彩 見為李 螭蟠龜戴 一作 蠹象鳥章 漢書藝文志六體者古

蟲書魏略邯鄲淳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倉

頤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又曰秦有八體四曰蟲書王莽時改定六書六曰鳥書拾遺記

蟲章鳥 構思而君苗硯焚 晉書陸機傳弟雲嘗與書曰 灑翰而元常筆閣 魏

鍾繇字元常王粲傳注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 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

碑 晉書張仲武傳會昌時為盧龍節度使時回鶻擾邊有將特勒那頡頏擁赤心宰相

獲馬牛橐佗旗纛不勝計仲武表請於前北立紀聖功銘帝詔德裕為之銘餘互詳為

李貽孫啟碑文載舊書仲武傳按幽州紀聖功之銘專為破那頡頏蓋此功專在幽州

英有文集羊主 卷七

為仲武所獨也其後遂為介迎公主則劉汚石雄之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史記天

功居多而其地在振武軍也那頡嶺走為鳥介所殺史公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

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

街北昂王之正義曰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晉書天文志昂為鹿頭胡星

也昂畢間為天街舊書回紇傳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臣屬突厥又

謂之特勒後稱迴紇焉結以闕氏一作降我皇女漢書韓王信傳上乃使人

餘見河南盧尹賀表支同厚遺闕氏師古曰闕氏匈奴

奴單于之妻也音於連反氏音支奉春君婁敬常為遠使漢書婁敬傳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

報曰匈奴不可擊匈奴傳使劉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

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賜單于西京雜記元帝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諸宮人多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匈奴求

美人上校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校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

陵陳敞新豐劉白冀寬下杜楊望發育同日棄市徐曰舊書迴紇傳肅宗以寧國公主

出降德宗以咸安公主出降穆宗封第十妹為太和公主出降唐與迴紇凡和親者三

故云乘以無年遂忘舊好見為李分偵邏於甌脫漢書蘇武傳注區脫匈奴

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遺一作祭

脫注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若今之伏宿舍也餘見祭陽謝上表祭

一作於蹄林史記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漢

祭於蹄林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蹄音帶鄭氏云蹄林地名顏

師古曰蹄者遼林木而祭也核遺餘也又去聲餽也周禮遺人計俸我刁斗晨驚

以物餽贈也左傳請以遺之此遺字以此解秋時馬肥每利入寇俸我刁斗晨驚

見祭惟兜零夜設見桂州賽公乃上資宸斷旁耀一作軍謀心作

祭薛文手為天馬見為舉羌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

時未爽並見李既而鬼箝飛辨史記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註曰風俗通義

官典同疏鬼谷子有飛箝揣摩之篇鬼谷先生從橫家術書志鬼谷子三卷周禮春

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其書遇太公兵法餘履見後漢書

城不浸者三版魏世家秦遂得朝還貴主暮遁名王後漢書竇憲傳今貴主

漢書匈奴傳

轉柳塞之歸車

山海經焉門山註曰即北陵西隴焉之所出在

王貴人以百數

復梅妝而向闕

太平御覽引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入日臥

塞北葉暗榆關東

及晉城赤狄

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妝按敗回紇平澤路太原皆詳為河

南盧尹表為李貽孫啟不更箋此段謂孫烏介迎太和公主還朝也

有闕伯之弟兒

赤翟即潞

州屢見

喪帥歸珪

白虎通諸侯使臣歸瑞珪于天子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李曰實沈

誕景升之兒子

後漢書劉表傳表字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甚以琮為嗣會曹操軍至琦走江南琮舉州請降吳志孫權傳注吳歷曰曹公出濡須

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

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按權為從諫之

姪故有此二語然未顯詔宜改本剛之也新書傳通鑑續父從素為右驍衛將軍武宗

召見命以書諭積積不

將憑蜀閣

欲恃吳錢姑務連雞

不

思縛虎

後漢書呂布傳布降曹操願謂心德曰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細縛我急

未肯恭行征討也不

既垂文誥

尚有羣疑

公乃挺身而進曰

為國力不支且劉惔有功不可絕其嗣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

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國恆

其辭

衛朔受貶祇以拒君

見李詩

今天非雄藩

不敘錄狀

金橋故地

河內尹

踰搖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

見為河

坐為汙俗文宗

南尹表

外相

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外相內相終當相

屈唐之使相則外相也從諫太和時加同平章事

行有一

匪人

匪人之

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

太原楊

殊懿公之東徙

一作

涉

渡河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焚澤衛師敗績狄

若紀侯之夫去其

國

見為白從事故二句

稽於時議

憚在宿兵

見為絳郡公啟通鑑楊弁請稭約

帥惟宗室

新書宗室宰相傳李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孫啟

帥惟宗室

石襄邑恭王神符五

世

乃元

文非

王勤商之邑

詩序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詩即有邵家室

封商上洛

后稷造周之邦

傳曰邵姜源之國也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后稷

瓜瓞具存

堂構斯在

見為懷州表餘

苟虧策畫不

楚南文集

羊主

卷七

襲一作**仇** 左傳楚文夫人白令尹不尋諸仇 **襲** 則是**英風沙縛主之風**

長冒頓射親之俗 並見李 **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 孫曰 **萬** 起傳

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按史記趙奢傳云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而國策與史

記又有言坑趙降卒 **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 左傳會于葵邱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

文武使孔賜伯舅昨史記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

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闡開霸盟上國也按史記年表首冠

以周末則吳也凡十四國周為天王故索隱專以吳為言耳桓公葵邱之會王人與諸

侯為八而國語云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皆與此不合此汎指中國諸侯如

史記所 **今真將軍為時而出** 周亞夫事見漢陽公謝上表又便記趙 **賢諸侯代**

表耳 **不乏人况其俗產代地之名駒** 見為河南 **富管涔之良璞** 按爾雅西方

山之多珠玉焉山海經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下多

玉句所用也而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機漢書作機今本文選作璞

徐氏據之而引管涔王使一童子獻劉曄神劍一口誤矣史記蘇厲遺趙王書 **有抱**

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玉有卽此二句之用意也 **樹辭榮之節**

水經注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曰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人

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

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罰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

其神魂實於地故作桂樹焉琴操介子推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

右木子綏抱木而 **有漆身報德之風邪** 戰國策豫讓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

死子綏卽子推 **躡足以謀** 漢書陳平傳陰侯信

為啞變其音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獨何為報讐

之深也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謝安之圍棋尙劫** 晉書謝安傳

使言之漢王怒而罵平躡 **謝安之圍棋尙劫** 晉書謝安傳

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 **謝安之圍棋尙劫** 晉書謝安傳

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 **曹參之飲酒正酣**

如故客問之徐蒼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圍棋有劫習見之事

見為張 **適有軍書** 見賀破 **果聞戎捷** 春秋齊侯 **那午謝衆** 左傳初衛侯伐那

而守之齊燔注曰午衆皆散父趙鞅謂那午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其父兄皆曰不可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遂殺午趙穆涉賈

以那那叛此曰謝衆當用午衆宵 **不豹出奔** 左傳晉初衛侯伐那

散抑豈以殺午比殺薛茂卿耶 **不豹出奔** 左傳晉初衛侯伐那

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使記不豹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樂

伐也繆公陰用豹晉與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不豹將自徑擊之戰於韓原韓君歸

殺不歸 **殺不歸** 戰國策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攻秦下七十餘城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

卒敗燕軍復齊燕王悔懼乃使人讓樂毅且謝 **鄒陽已去** 按舊作鄒衍今考漢書

之望諸君乃獻書報燕王史記樂毅卒於趙 **鄒陽已去** 傳鄒陽仕吳吳王濞陰

楚辭集卷七

楚辭集卷七

楚辭集卷七

楚辭集卷七

楚辭集卷七

楚辭集卷七

楚辭集卷七

楚辭集卷七

適趙適燕皆見尊禮無所為已去之事且與下文復矣後與劉稹書亦用此二事故改
定新書傳有劉稹將薛茂卿事已詳為裴祭薛郎中文矣又有李佐之者為從諫觀察
支使娶其從祖妹後其奴告佐之漏軍中虛實稹殺之李師晦見從諫恣橫言求長
生不與事請居涉及稹敗帝擢為伊闕令李不為昭義大將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為游
奕入遂歸朝帝擢為刺史詩集行至昭應縣篇而從諫妻弟裴問為賊守邢州與
刺中程假自歸成德軍洛州王劍歸魏博通鑑有稹再從見匡周為中軍使兼押牙郭
誼之言於稹稹使匡周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出家必滅矣文先敘昭義事未竟插
入原事至果開戎捷句則謂太原已定矣此四句又指昭義諸人之攜落而歸止者
可確為分指以下則謂誅劉稹也數語殊添支節改本刪之而分敘方為明暢
新書傳與稹連和稹諸將言我求承襲彼叛卒也乃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
腰領敗太原兵生擒帝猶不赦稹而通鑑只書奔遣其姪與賈羣俱詣稹
兄弟稹大喜及呂義忠擒奔後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退屯鼓腰嶺無
人原兵事竊意昭義為肯加兵太原新書探唐末雜史說部所謂事增於前者要
未一皆實也附 標於此餘可類推 砥磨周鉞 水淬鄭刀 何其

蔡立大效 功集作 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 敘傳河開賢明為漢
既畏王威遂聞請吏 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西南夷傳再馳皆振恐請

臣單吏滇王舉國 留犁徑路 漢書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及大臣俱登
降請置吏入朝 匈奴諸水東山則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燒酒以老
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而盟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 對渾酪以知

羞 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知重酪之便 羸羸裘 漢書
傳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餘見為李詒孫敬 望衣冠而有慕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始將有解編髮
編讀 大單伯士之盾 盾一作範誤大英華作文注曰集作大徐曰雷作大單伯
日辨 大單伯士之盾 任周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諫父諫曰今自大單伯任之
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注曰大單伯 呼韓單于之師 改本作呼韓谷蠡之師此
任大戎之二君仕與士同此喻堅尼 謂天為擇擇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又正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喉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乃立其
兄為左谷蠡王其冬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敗走屠耆單于以其長子為左谷蠡王少子為右谷蠡王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突反
此喻 或執玉而朝靈囿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
回鶻 威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徐 或解絳而拜甘泉 隋書突厥傳詔曰襲冠解

日以臺為囿同在一處義亦無害 呼韓邪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 一作 命
官漢寵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 一作 命 被或謂以賜

述有之集羊王 卷七 命 被或謂以賜

姓名用名以命之似非也通鑑黠莫斯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其君長曰阿契攻回鶻大破之焚其牙帳蕩盡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人奉公主歸唐為回鶻鳥介可汗所邀奪會昌二年十月遣將軍至天德軍言今出兵求索公主三年二月遣使獻名馬德裕奏黠莫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刀不可吝此名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命德裕草賜黠莫斯可汗書中有云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今回鶻殘兵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六月入貢又賜之書四年三月遣將軍入貢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又賜之詔論文中宗英可汗以下謂此事也又其時回鶻之將盟沒斯帥眾內附乃賜國姓并賜其弟數人名遂為朝臣故有大畢伯上數語言其或來朝貢或遂臣附也會昌一品集有異域歸忠傳序謂盟沒斯有黠莫斯朝貢圖傳序謂堅昆又其時賜回鶻可汗及劉滂答回鶻宰相諸書皆德裕所草俱載集中

百王其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之詔伐上黨之制論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通鑑百回鶻至塞上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改本小結束處殊勝原文

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乾一作上輒曰爾有獨斷朕我無疑謀固俟沃心沃朕心不可假

簡如飛故毋有急宣關於密書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手左傳鄭伯曰鬼神實不違公亦分陰可就晉書陶侃僅侃曰大禹聖者乃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美洞簫而諷於後庭漢書王褒傳元帝為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不同世者漢書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命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韜用機難終日君兵之道使如疾雷不及掩耳

屬宣室未召見賀破武帳不開蕭待郎啟公莫暇昌言且陳

密疏賈太傅之憂國故固一作動集作深誠論封建事山吏部之論兵

詎因夙習晉書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州郡悉去兵濤論用兵之本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餘已詳陳許奏充判官

凡所奏御罕或依違舊書封放傳放草封衛國公制曰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感德裕口誦此數句撫赦

及武宗下武重光書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遂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解其所賜玉帶遺之以上一小段乃來書中所云并奏議等也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見獻集賢相公啟

心列公卿定議以徐刊本

千萬年藻緝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作歸非

十四字詳為河南

垂百億一作

童效異披圖案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至於崑崙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

君文王武王宜重光餘見河南盧尹賀表

崑崙至於崑崙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童效異披圖案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至於崑崙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

檢瑤繩之內見為李詒孫啟

平勃於綠壽壽鼎之間

左傳壽鼎之銘注曰

虞云疾讓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讓地名馬鑄九鼎於甘讓之地二者並無

案據此為叔向與晏子語也而韓子齊伐魯索讓鼎以其讓往則是古物而在魯者

餘見汝南公贊元日表與祭陽公

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

賀碩奚寇表嚴壽義同當用洪範

探公玉明堂之圖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

漢書郊祀志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

考肆觀之禮於梁生

土之祠宜可從置長安願與羣吏定議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

取封禪之書於天子漢書司馬相如傳天

取封禪之書於天子

盡皇王之盛事極

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

七十餘人後世因

禹書就掩孔靈符會稽記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

名其處曰鼎湖

靈寶要略與吳地記吳王闔閭時靈威丈人入包山洞取靈寶經二卷孔子云禹之書

也然猶進先嘗之藥禮記月有疾飲藥臣先嘗

獻高子之書金縢下有疾

東平王善到國病詔遣太醫丞將高子醫視

藏周旦請代之書弗豫周公告太

病漢官儀丞相有疾朝廷遣中使太醫高子

追漢官易名之義漢書宣帝紀初名病已

王于季文王史乃冊祝曰以日代某

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石刻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舊書武宗

紀本名遷會昌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二品集改名制旨云漢宣帝柔服

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官御歷一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

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合典官改名為炎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

告重周公將祈于昊天水命二品集有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言黜殷作大誥

其功伐也既如彼史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

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

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

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

也不言制禁集一作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昂

中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領中邱縣又趙地昂畢之分野有風雨翕張之氣藜臺高邑地理志趙州

領高邑縣餘

見上河

有一作

山河隱軫之靈

左傳表裏山河註曰晉國外河而內山揚雄蜀都賦方輶濟穀隱軫幽暢靈運詩隱軫也

密邇

江海遼沈約詩上瞻既軫下睇亦溟濛

萃于直躬慶是全德許靖

隱軫

字自有據不必引甘泉賦也互見祭張書記文

黃憲師表

一作長之姿 後漢書黃憲傳憲年十四荀淑味然異之

廊廟之器

蜀志許靖傳許曰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何晏神仙

見祭呂商州文叔夜龍鳳 晉書嵇康美詞氣

與語

移日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按以下改本全刪尤見大體

宋玉閒麗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玉為人體貌閒麗王衍白哲

七尺八寸

偉容色雖土木形骸不加自飾

馬援之眉宇

見祭伏盧植之音聲

王夷甫

容貌整麗極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此其妙水鏡而為言

蜀志李嚴傳注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平者乎

怒天下

有不平者乎餘見山南薛從事啟託丹青而為俗

至於好禮不倦

禮記卷之六

生者

不相避名且二名不偏諱為俗猶有餘俗也

謙六

一作位而無咎

余疑

其本不音訛為細玩亦非也餘見為李始孫序

確乎寡辭

見為

引謙

對九三以解二位意集作點似以默識

羊潛計安世默識

確乎寡辭

祭車匠胡奴罔迷於半面

後漢書應奉傳註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穎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壞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質買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而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

魏志丁榮其行請道邊碑因使背而誦之不夫一

聿成儉訓不有長物

晉書王恭傳恭曰昔字觀人圍棋局壞祭為覆之不誤一道

猶卑官端坐心齋

見為柳江革分謝朓之舊儒便為臥具

周正得袁憲之談柄常

一作在講筵

自娛二篋能識

並見安平公麗則孔門之賦

五車

乃脫襦并割氈與之

清新下之詩

陸機陸雲別傳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於小學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王子敬之隸法

道媚

重以多能推

晉書王羲之傳

於小學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王子敬之隸法

道媚

重以多能推

晉書王羲之傳

於小學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王子敬之隸法

道媚

重以多能推

晉書王羲之傳

於小學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王子敬之隸法

道媚

重以多能推

晉書王羲之傳

按王僧虔謂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晉書皇休明之草勢沈著吳錄皇象字休明廣

采以入傳書斷謂小真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陵江都人工書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王僧虔名書錄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

宣和書譜皇象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草書沈著痛快論者以象書比龍蟻蟄啟

伸繁腹行當時異時一作相逼當代一作罕儔不安集作過一作人

後漢書第五倫不敢妄過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後漢書范滂傳滂母

人食此則泛言交遊耳名死亦須集作何恨原須見滂陽公謝故能應是昌時媚于天子揚

憲章皇極燮理元亨燭耀家聲粉飾國史侔帝典之灑灑噩噩揚

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商尊王道之蕩蕩平平見賀德而又不節怨嗟易

節若則知進憂亢易九之為言也張良竟稱多病史記留侯從入關留侯

充方務頤神後漢書王充傳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造養性無穎陽

之善田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

穎陽漢屬潁川郡鴻隙陂正在其地故曰穎乏好時之巨產漢書霍光傳賈楚人

陽善田舊注引王翦事而疑當作頻陽誤矣

家何曾之食既去英華作既疏注曰集作疏去徐刊本作既去皆可疑晉書何曾

焉豪廟嗜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虞棕之鮓方嘗南史虞棕傳棕為侍

中祠部尚書武帝就味周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裕康養有爽和氣肴菽英華注疑無佐校英華

集作無任皆不可通此必作佐謂肴菽之外無厚味佐之琴鶴有餘成萬古之

也故改定詩其肴雜何魚龍鮮魚其菽雜何維筍及蒲良相為集一作一代之高士晉皇甫謐

毛傳景大也鄭箋景明也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某昔在左曹

此與高山合為景山似兼用詩傳景山大山之義改本專曰景行亞以給事中出故實一作事先帝雖詭詞望利穀梁傳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注

日左曹即左掖也不接於話言英華作而申深非義約文孔安國尚

人也禮記事君大言八則庶窺於風采代天之言既集書臯陶謨曰天蟠地之樂難

作傳約文申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為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極乎天而蟠乎地陰陽消息而作

楚有之集羊主

卷七

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

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亦復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遐八桂森爽

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

王王召玉工望之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天

下之寶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

雖嘗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拜上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剛之交苑英華辨誼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

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徐曰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

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餘詳桂州謝上表稔原稿非不華瞻莊重然

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得體一經點竄氣象迥殊矣文章之工拙匪

徒學問所為亦有氣局福分主之是說也余驗之久而益信起結兩

段全改中間詞藻取諸原本而別運以清

機讀者細為體味可以得文章進境矣

綸紵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

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

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

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

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

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

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

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

英華有器也厥後寢微寢長

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

新書蘇頌傳自景龍後與

左

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晉書傳楊炎字公南文時號燕許大手筆餘詳上篇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漢雄麗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給詔袁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泊楊馬德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陛下世字英華亦作代避諱也今從集

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

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實惟其

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實

憲宗即位劉闢反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二峽路人以分蜀寇之力由是甚見親信元和二年春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至六年正月自淮南節度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封趙國公至淮西節度吳少陽卒子元濟請襲位吉甫以為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守禦宜因時而取之始為經度淮西之謀九年冬暴病卒新書傳李錡在浙西請領鹽鐵又求官歛吉甫言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劉闢拒命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吉甫言漢晉宋梁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宜洪斬鄂強弩號天下精兵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關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功居多又度李錡必反曰錡庸材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關志討之必克徐州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除後患韓安在汴州多憚其威詔宏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錡眾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與帝意合

又請自往招元濟苟不悛得指授尋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同請至流涕帝感勉之會暴卒校李錡事舊書傳不載新書傳平李錡在吉甫為相後今文皆作在內署時則以阻其請錡宣歙之請也元和十二年討平淄青李師道在吉甫卒後所云料齊二書傳齊書傳云及為相患方鎮貪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新傳云姑息之弊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顯王言於典詔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微而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

事憲皇憲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一作聞一作昭

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舊書傳初德裕

奏罷別承天睽帝亦講伊訓說命一作伊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

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使

世家景帝王夫人夢日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

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詳汝南華州賀表

華夷述職河朔修貢唐自再失河朔終不能復故乃顯神庥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會昌二年四月

見前按此段原案所無今先敘太后神廟為引而以兩次尊號之冊挈武宗一朝之始終包諸詔書碑贊於內尤見森嚴封域無虞陸機辨亡

警封域天子翛然有求心之思舊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

殿修金籙道場帝親受法錄餘見為河南尹賀表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漢書高祖為人

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無頌山河而褒日月也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德常攸居因饑憑陵怙眾強禦

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一作腆一作然不率

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神皆作宸今從斷萬里勝

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爾雅疾雷為霆犬羊遂一作潰虜贅披挾莊子外篇

出乎形哉腥羶解離禮記月令春其臭羶秋其臭腥國語子犯遁其名王復

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薊門即

地瘡痍榛棘一品集刊本作葉世未平至是一作漁陽帥英華有

武掃除妖孽一品集本作僧亂秘一品滅獲仇讐漢書司馬遷傳

曰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滅罵婢曰獲燕之北郊凡民而晉婢奉揚威神乃

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一品集作之塞魏志田疇傳豈可賣盧龍之塞

新昌縣有盧龍山此以敘一品集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

命一品集作公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畫而文星見不

寐而白鳳來成一品集諸侯不朽之勳尊一品集元后無私一品集之

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英華無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

河之嶮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

八字一品集作乃敢揚中聲進討拒命王庭誤

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

一作帝疑思奮神武

公累罄

一作忠

謀

且言

一無言字

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

一作集渠

渠

一作當

受戮祇以拒

一英華文粹皆作拒徐刊

君按舊本皆作維渠受戮徐氏引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本中作抵愚謂當作權

楚反漢擊破誅之未嘗獨有他事也左傳鬻拳強諫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

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文定用此事言以兵懼君由於忠

尚自納於刑况稱兵作亂哉漢書禮樂志註抵忤也

跨連

一作

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

一作

匪人坐為汙俗若是

可忍

一作若

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

可忍也

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

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

常山勁卒

書太行恆

山至子矚

是為唇齒實懼因依不若

石僕書地理志常山郡注曰恆山在西避文帝

諱改常山漳水謂魏博節度常山謂成德節度

乘於

一作

未萌制其將勳帝命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詢之嚴

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

成德軍節度治涿州元和十五年避

德宗名改鎮州故又稱鎮冀節度

從命

此述德裕奏請遣李回使諭魏帥何宏敬鎮帥王元遠事詳為李詒孫啟

此實克平昭義之要策時亞亦從李回行收較原稿所敘更中要書時告魏

鎮二帥

以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邢洛磁三州以

報天子一將聽命皆囊橐道左讓制使先行事具史書

絕壺關之右臂收

之

自開道出立職於其壘

獲茲渠魁

在此

之鳥子堰昔在楚漢陳餘不納左車之計悉眾西戰韓信遣奇兵

餘克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

詳賀尊號表

為李詒孫啟

帝怒斯赫人心

一作

非水

愈疑咸以師老於郊臬巢尚回議罷兵者

文解作

宗室是元祖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

介誤

文王非勤

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分具在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

彌牟衛將軍文子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五月

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空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復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謀以攻公衛侯出奔宋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軍如納衛侯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注曰南氏即彌牟長日

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敘力主戰伐以破羣山疑較原稿更詳重

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

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棋尙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

有軍書繼一作集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文粹作兵誤淬鄭刀萬里來袁尙

女粹作之頭顧二豕莽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

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女粹無也字公於是

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上黨謂種晉陽謂弁宗英英華作華誤可汗獻琛輸一作貢

畫越自絕漠一作城通於本朝大畢伯士之肩呼韓谷一作鹿蠶之

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一作史冊光被

明命公於是兼及回鶻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按此敘黠戛斯事而兼及回鶻

附皆詳原稿與代李貽孫啟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祁石之

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一作傳之者可以弼邦

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一作乾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

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

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一作疏於封章達

於旒袞一作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

傳一作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

歲在乙丑會昌五年羣公常伯靈王左右常伯常任傳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舊書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爲

太常伯侍郎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

英華文粹皆作一今從年穢醜虜頌本作北伐之詩一作師誤四年誅

校童誅東征之歌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而又移一作摩尼之風清淨摩

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按文以摩尼統言釋教也又考舊書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并連酪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武宗紀會昌三年摩尼寺僧莊宅錢物差官點檢抽收蓋此寺僧皆回鶻人始立於元和時而會昌時亦毀之紀文所謂大秦穆護麻僧皆勸歸俗也通鑑注曰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祇胡神也唐制祠部歲祀積西諸州火祇官品今有祇正蓋主祇僧也壞浮圖之俗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以成俗此謂拆寺之事見河南盧尹賀表

鴻名光下一作神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

縟文采一作質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

道之冊文前見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

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觀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

一作文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

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

易名之美作為一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此一段與宣

其功伐集作攻闕文粹作攻伐誤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

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與十五卷不同

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宣旌官業也歲在丁卯

大中年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屢元年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屢元年

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

書尋元珠莫究其文粹作倪域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邱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

聽希聲莫窮於高下老子大音希聲承命震愴一作恐幾

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一無伏字念江陸修一作盡濫辭讓不

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持一作侍誤荀正天地無全功秘此下全改莊嚴團聚人有東漢遺風大名

難兼一作堅誤大名以人物言字屢見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一作陽誤

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

燦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

則德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一作陽咸秦者幾焉鵠鷺不傳之

以馳騁驛驛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見鄭州仲尼聖賢之

宗也位止於司寇師一作老聘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

者幾焉以上以天地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一作王召公畢公寅

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一作來未之多有李斯以

刻石紀號之文勝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上泰山刻所立石其辭曰云

十九年登之梁刻石其辭曰云云二十一年之陽石刻碣石門云云而不在休明之

運又何足數哉以上數語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阜

嚴忌善為文章文粹而不至巖廊一作巖廟作廊廟漢書董仲舒傳

廊殿下小屋晉灼曰堂邊應起殿自是已一作降其類實繁惟公文粹君蘊開

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

之文章于直躬慶是全德文粹作粹于厥躬一品集本作粹蓋四序之

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一作之姬旦集有也字稷純

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無云爾字今刊文粹脫行字

樊南甲集序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集作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郟相

國楚華太守崔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為

祕省房中官一為開成四年試判釋褐一為會昌恣展古集通典祕書省雖

君子亦求為之四部圖籍繁然畢備往往咽嗟于任助范雲徐陵庾信之問志注太子又書

與錄曰執書盟嗟不能離手稻康泰越留連瀾漫盟嗟終日注曰服虔通俗篇樂不勝謂之盟嗟嗚鳥沒切嗟巨略切有請作文或時得好

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一作上淨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

或曰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令孤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

聖僕原注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二常表集無表字以今體

規我而未焉一作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為亦多

冬如南郡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直江陵縣故楚郢都舊書志荆州江陵府荆南節度使治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

息泯烏故切至篇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

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宣和書譜觀其四六繁

聲律筆畫雖真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

現蔽象棋有六博也注曰投六者行六棋故云六博也博經用十一棋六白六黑漢

書吾邱壽王傳善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簞也說文簞行棋相塞謂之簞輸宏簞經簞

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禮記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曰

方名東西九年教之數日注曰朔望與六甲也漢書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至彙儒史

論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禮六年所教之數一至十也五方即方名此云四數其四方四時之謂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

夜月明序似有訛刊今從說文

樊南乙集序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

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蓋屋尉通典蓋屋漢縣山曲曰蓋水曲曰屋

與班縣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左傳官人肅給後代史文如北齊書循

還孝莊勞之曰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郎基傳州府官人酷吏盧裴

傳遷尚書左丞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開朝士重跡屏氣隋書王韶傳晉王廣鎮并州

除行臺右僕射後進位柱國文帝幸并州詔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許善心傳

攝黃門侍郎留守京師煬帝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嚴州刺史循吏梁彥先傳四海之內

凡曰官人王伽傳官人無慈愛之心不加曉示致令陷罪酷吏趙仲卿傳觀管長吏官

人戰慄舊書高祖紀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赴選官人多京債李衛公論路磁等

州縣令錄事參軍狀云官人皆由選擇可委輔綬蓋官人本統內外貴賤各隨其宜以

稱之其後乃於令長據屬及赴選筮仕者習稱也前人辨之未備故詳引焉班縣令或

班姓而即令蓋厘者武公徐氏疑作武功功屬京兆府劉官人尹即留假參軍

似官於武功者新書表有京兆武功劉氏亦可舉稱然皆未可定

事專章奏本傳以尹為盧宏正誤詳年譜假參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

七關數月集作李玘得秦州後杜牧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憲院六韻結云

樊南乙集序注龍山兵十萬嗣子握珮弓註曰今鳳翔李尚書

卷七

即此李珣也可以略補恐傳之闕

尋取維州舊書杜悰傳李德裕鎮西川吐蕃首領悉怛謀以維州城降執政者

為章賀舊書宣宗紀大中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

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六月李榮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詔

張君緒奏收復蕭關勅於蕭州置武州改安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民皆河隴遺

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辦賜之冠帶八月

鳳翔節度使李珣奏收復秦州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悰收復維州

韋觀文河南房魯宰相世系表房魯字詠歸者元齡之裔然非河南似非此人也

題名處似樂安孫朴京兆韋嶠韋嶠未必即韋蟾之天水趙璜宰相世系表

即其人樂安孫朴京兆韋嶠韋嶠未必即韋蟾之天水趙璜宰相世系表

詩紀事開成三年登第長樂馮頴彭城劉允章新書劉伯芻傳孫允章字蘊中咸

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舊書牛僧孺傳

慶三年同平章事敬宗時封奇章郡公後至大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文貞新書傳贈

大尉諡曰文簡秘贈與諡二書不同北夢瑣言又云大初卒未賜諡白敏中入相乃

奏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珣撰牛僧孺神道碑云大初戊辰歲十

月二十九日薨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然則義山於三年春時抵京明矣天下設祭

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曰吾太尉當有杜司勳之誌舊書杜牧

員外郎史館修撰太平廣記引唐闕文牧在牛僧孺揚州幕惟以宴遊為事出沒倡樓

僧孺密教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及微拜御史僧孺餞之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

牧發之乃街卒密報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與子之奠文今不

恙牧慙泣拜謝終身感焉故為誌極言其美誌文見文粹

事集有為不朽十月四年十月尚書范陽公盧宏以徐戎凶悍節度

闕判官奏入幕是判官非掌故事軍中移檄英華只作易徐刊牒刺皆不

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

年府薨宏正遷宣武節度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集作始

書講申誦古道教太學生集作教天為文章七月六年尚書河東公

柳仲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在

已為判官此故求改也詳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集作新練閱數軍英華

年譜與赴東川諸詩箋實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

實由微之互見濮陽陳情表

社台文集卷七

卷七

重

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為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

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

鐘磬地為清涼山行者太平御覽引水經注五臺山有五巒巒然故曰五臺晉

為先驅而不返遂寧巖野往還之士稀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俗

人以爲仙者之郡矣中臺之山頂方三里西北陬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

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爲紫府仙人居之其九臺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即文殊

師利普賢靈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禮焉按今本水經注脫去而

寰宇記謂之互有省節今合校正一二字也寰宇記仙人居之下又有內經以爲清涼

山句其九臺之山似訛北爲九耳元和郡縣志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百四十里

經以爲紫府山內經以爲清涼山當亦本勳注也於文墨意緒闊略爲置大

服大藥成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

集作太平篋塗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宰相世系表楊壽字

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殘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

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

二十編名之曰三字集四六乙舊皆作一然必爲乙所謂此事非平生

作爲

甲集乙集也故竟改正

太平篋塗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宰相世系表楊壽字

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殘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

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

二十編名之曰三字集四六乙舊皆作一然必爲乙所謂此事非平生

作爲

甲集乙集也故竟改正

太平篋塗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宰相世系表楊壽字

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殘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

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

二十編名之曰三字集四六乙舊皆作一然必爲乙所謂此事非平生

作爲

甲集乙集也故竟改正

太平篋塗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宰相世系表楊壽字

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殘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

所尊英華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為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

荆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車鳥度家家拋門打戶振狗耳滅燈燭以禳之門一作牀額

送書其首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

表錄異有如鶴留名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間遇陰晦飛鳴愛入人家鑠人

魂氣或云九首曾爲大鬻下一首常滴血也血滴之家即一如大中元年十集

有凶咎前序言月明此以無鬼鳥言非陰晦亦月明時也

十二月十二日夜時原注是序前書罷永明不成寐集作書罷永嘆

誤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新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

秀擢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結上時議三

次山有文編新書藝文志集類元結文編十卷英華載文編序曰天寶十二年漫

叟在此州今五年矣乃次第近作合於舊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

編分爲十卷復命曰文編時大歷三年也

元結傳作自釋曰何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

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漢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

述之詞之集羊生

卷七

七

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當以漫叟爲稱藝文志儒家類
 元子十卷又浪說七篇漫說七篇小說家類元結猗猗子一卷稷顏魯公所撰墓碑作
 猗猗字是次山詩集志不載其
 次山見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明京兆武功
 篋中集一卷乃選本非此所指
 人初名預見取於公浚陽公元結傳禮部侍郎陽浚始得進士第交編序
 字弱夫
 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明年見憎於第五琦元載第五琦
 都堂策問羣士竟在上第完結傳擢上第復舉制科
 乾元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
 載寶應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元結傳經略容管身論繼家後定八州會母喪
 人皆請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
 敦至立
 石頌德
 已下若干篇是交粹原外曾孫遼東李暉暉宰相世系表有遼東收得之
 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態遠長大以自然爲祖老子天法道元
 氣爲根揚雄解嘲大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莊子道不遊太虛大賁無
 色易賁元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便記天官書中宮北
 色也色也

衡以齊七政又曰衡殿南斗又曰北宮南斗方嚮物色歛何從生啞鍾復鳴

舊書張文瓘傳度威子文收尤善音律嘗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

召文收於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

啞鍾莫能通者文收黃雉變雄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頌奏雉化山相

吹律調之聲皆響徹

朝捧水信潮汐任充論衡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爲潮抱朴子潮汐者朝來

納靈潮或夕或朝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

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

始生狼子豺孫競於跳走爾雅狼牡獬狘其子獬狘無前足註曰晉時得

說文漢律能捕豺狝購百錢納本作狝剪餘一作非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

說文儒柔也北史王晞傳武成本念其儒緩因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

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絳長河不知其載詩汎汎楊舟

日緝釋也疏曰緝竹爲索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官藏其

所以維持舟者緝是大桓

迷有文集羊主

卷七

五

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

磨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吃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

細分擘西京賦擘肌分理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交粹注上聲餘鋸取朽蠹櫟

蟒出毒爾雅釋樂郭註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以木長尺櫟之廣頭櫟梢也集韻擊也稷櫟與櫟通刺眼楚交粹注去聲齒不

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汗瀦傷損禮記汗其官而瀦焉如在危處如出一作夢中

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

上之視下不知有一作尊下之望上不知有一作篡辨頭鑿齒淮南

子海外三十六國南方鑿齒民注曰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按南夷志黑齒金齒銀齒諸蠻皆鑿齒之類此以言遠方種類非用山海經大荒之中有人曰鑿齒羿殺之也餘見一品扶服臣僕融風彩露淮南子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註曰長卦風一集序

方朔語武帝曰吉雲之國雲氣著草木成五色露江淹雜體詩露彩方汎灑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胤者蕃邪人

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鬼氏讀書志結性耿介自

謂與世聲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一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

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

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徐刊本作無乎而文梓作無書味句意似

言有此一書不必更有他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稷本傳切

書故雖不師孔子可也

奇古此篇是矣要以遺意為主意緒可尋則詞源易辨凡所依據推演讀古者自知之

爾雅鳴雉曰黃色鳴自呼

樊南文集詳註卷七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七

師古

舊書傳顏籀字師古新書儒學顏師古字應稜師古似以字行則以字為名可也以原名為字唐初尚有一字字乎

九族

畢陶謨序敘九族

魏文榮樂弟

按通論論文云至若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孩子身是謂富貴榮樂身亡則止不如父尊不朽於諸弟何下此句且闕疑可耳

綠疇

淮南子假真訓洛出丹書河出綠圖圖疇義同

穎巖

按左傳西狩獲麟穎容字子巖陳郡人與賈逵服虔並舉即此人

論珠

梁書顧協傳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人出於枯岸

發號施令

書周金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明罰敕法

易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樊南文集詳註

卷七補

七

一王之法

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臆然

疑噤然之說漢書韓信傳諸將噤然陽應口諾

拒君

後漢書春秋穀梁傳序左氏以魯季兵讓為愛君其大義也與此引用之意相合

彌

衛將軍之子也見禮記

羣公常伯

見揚雄羽獵賦

廣戶之風

京教流行中國碑寶觀十二年詔曰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於義興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通鑑

食食

宗和七年西魏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而食不通略注曰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

官

尚書皋陶謨能官人後此最始者其後隨宜稱用不足詳引

大

黃華授李此厚節度使制生王侯之家家道常繼之盛業

出

晉書高澄洪州著移後表舊書職官西諸司自相實問其義有三歸中後詳請關通其事則謂則學之官則修其事於他司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八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吳江潘西庚馴之參校

書

別令狐

拾遺書

通典補闕拾遺武太后置二官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按舊書

補闕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公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當即轉

補闕詳年譜唐制遺補為侍臣故秋雖卑而體則重此所云仕益達也書

上於開成初誠懇之至卻類感憤然是時與令狐交誼未乖而云僕困不

動當屬未得進士時也豈自料其後之乖好哉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無然不怡今早垂

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

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

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

樊南文集詳註

卷八 重校本

天地耳錯行雜居螿螿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
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
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
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徐刊本誤
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汗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
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
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
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決為流行之義故以言豈於此世有他事哉
惜此世之人幸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
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

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

史記廉頗傳歸失勢之時故

願曰客退矣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嗚呼此輩真手搔鼻

我則從君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而喉噉人之灼痕為癩者禮內則不取

文賦氣悟也玉篇逆氣也論語伯牛有疾註曰先儒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

大賈坐滯貨中周禮地官廩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人人往須之甲得若

干曰其羸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今刊文粹曰其羸若干戊曰

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

相見有贊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今刊文粹

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

迴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

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贊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

送弔哭情益悲是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
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
不信者無敢不信於大賈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
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
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文粹作爲市道
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百虎通娶妻下之相宜否前祝曰
蕃息善相宜先祝夫婦好合蕃息又祝子孫衆多也前祝又進祝之也徐刊本作則祝誤後日文粹作曰誤生女子貯之幽房
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卽一日可嫁去
是宜擇何如男子徐刊本有者字誤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
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
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

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與相
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紉一作細而釋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往
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子文粹作必子字誤
而說更記伯夷德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豈斷盟津之八百斷求也莊子齊物論于惡乎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斯生乎此言甘饒死者豈求爲與王之佐歟徐曰當收作斬如左傳宋公斬之之意誤矣更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吾又何悔焉下百年
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富有所
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蓋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
婦耳商隱再拜

上崔華州書

漢書谷永傳燕見紉釋注曰紉釋者引其端緒也
皆由不考定義山年齒而又泥華州之必爲崔氏遂致總無一合今既辨
定生年因見義山自幼早爲其所深知何煩上書哉舊書賈餘唐太和時
凡典禮闈三歲九年被甘露之禍自後當稱故相矣開成元年十二月紀
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列衆御史中丞意衡故有中丞

之稱二年正月紀以吏部侍郎陸贄為宣徽觀察使贄傳云太和八年陸
知禮部而於部傳云兄弟那那那三人知貢舉章銜為時名德新書亦
云崔氏兄弟凡為禮部五蓋權知禮部者雖主貢舉也文中崔宣州指此
若實就則兩書傳中皆不云曾主貢舉蓋曾與贄傳於元和七八年曾為
禮部侍郎但十二年同平章事其後乃觀察宣徽宣得陸呼崔宣州發然
則為贄為禮部為部審矣開成二年義山已得進士此書當上於開成二
年或春初尚未得第或得第後而未遽得官須再試或許舉亦尚有
獻書未知之專耳至三年二月龜從入為戶侍四年鄭入為太常矣

中丞閣下學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
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
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
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擷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
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去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
國所憎按錄三典禮闈一為太和七年竟詩集以番馬侯其餘當在五六年間義山
當於六年應試為賈所斥八年又為鄭所斥下云居五年間統計太和五六
年以下也餽於太和二年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
同考制策此不可言禮闈

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
得讀其書然後乃山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
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
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幅短而勢橫力
健不賊昌黎

與陶進士書徐曰陶進士不知其名曾即
後所謂華山尉耶稜未可定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嶺記
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
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
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舊書傳劉知幾子迅右補闕撰
六說五卷國史補劉迅著六說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
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

楚南文集卷之八

求謂入京求舉也又亦謂又將求知已也固已

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鞵出門寂莫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

徐刊本誤作祗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

有默而視之不暇則讀者又有始則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

譏謂太毒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尙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情作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

支尙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耶

唐人應舉者卷軸所爲詩文役之卿大夫謂之行卷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

唐時進士必先寫舊文納貢院不徒過一日之短長也既得

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

八郎之友誰最善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

辭故夏口與及第

正深於薦託也乃云爾哉開成二年高錡知貢舉擢商隱進士是時錡尙在鄂岳也餘詳年譜道志鄂州漢江夏郡江夏記曰一名夏口沙陽夏洳鄂清釣渚皆其名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

味此數句其感令狐淺矣時必已漸乖也爾後兩應科目者

兩應科目係他科也通考列唐一代進士每曰是年進士幾十幾人諸科幾人開成二年有諸科三人徐氏謂卽下博學宏詞南場試判非也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

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

宏詞試於吏部如舊書紀咸通二年試吏部宏詞選人是也故曰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

按周周鼎也見代爲表李未知何人疑爲讓夷舊書傳讓夷太和初爲右拾遺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二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二年拜中書舍人讓夷旣先充翰林學士則轉郎官必如周鼎之兼內職開成時爲舍人亦與學士同職也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

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

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

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

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

當其罪矣言他人不足罪惟舉鴻博者當之也左傳子孔當罪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

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後

書逢前傳詔書徵訪託以老考迷路東西不知方面所在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南場謂比於江淮

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舊書裴行儉傳咸亨初為吏部侍郎始設長名姓歷

任職者衆遂出長勝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季肇國史補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

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舊書李峴傳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後又知江淮

舉選置銓洪州新書選舉志其後江南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

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秘通典野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

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唐初制也其後立制不一考

之要則貞元時停福建選補長歲以後每停黔嶺選補開成五年嶺南節度盧鈞

自嶺南選補久停故此專言江淮也又按南場作判乃吏部常例試判非謂拔萃

也蓋會而駁不傳之非則轉謬矣尋復啟與曹主求尉於號舊書本傳釋

宏農尉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

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

遂脫衣置笏求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新書傳姚崇會孫合

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歷陝魏觀察使終祕書監後舊書傳崇元孫合餘詳年譜

陝魏觀察即自領陝州刺史故曰今太守也姚合於開成四年八月泚陝而五年冬暮

又別有京兆公蒞陝見代作賀表則此書在五年九月也運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儼耳說文儼垂兒

猥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公羊傳僖公四年幸怙嘗自呪

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

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

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

通典華州西至京兆府百八十里東至宏農一百三十五里始得今刊文粹其卑者

西岳華山在焉鄭縣有少華華陰縣大華山在南有潼關始得今刊文粹其卑者

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似全以華山喻已之於令狐始居其門今

不復附著跡雖遠而心猶近以為迴護之詞下文切磋數句尤明顯陶進士必與令狐有相涉者而令狐氏華原人也

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巖

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雲臺觀在華山觀側有莊唐宋說部中屢見暮

留止宿巨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徐刊本有復字非得吾子於邑中邑中似即華陰縣

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

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

就如我是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

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孽進趨僕此世固

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

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宏農尉李某頓首感述既淺憤懣殊深且別令狐

書大異矣

為濮陽公與劉稹書

英華作傲集作書玉海引之亦作傲然傲為傲罪之詞書有勸戒之語文非傲體首尾顯快告諭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云云蓋上受明讓故可怡書其體則書其義同傲故附作書云而列之

是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易中心疑者其辭枝夫豈告者

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字語一去不

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

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

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晉書劉惔傳子從諫充昭義節度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太和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武宗時進司徒卒新書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卒俱沐天光並為藩后陸機詩昔云與國兮

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

一作門望非未至

左傳諸侯五月飯具纓畢衣

莫陳

並見表與祭文

乃瞻後生遽乖先訓

遷延朝命

見桂州謝上表

迷夫臣職不思先

軫

一作

之忠

徐曰左傳宣十二年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喪之

變書之族

春秋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自楚適齊齊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入薛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某擁節臨戎

援一作

非旗誓眾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兒女之所同悲況

能願思苦口之言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東身之計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

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

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

其恩莫借昨者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祕喪則

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

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秦漢書賈誼傳疏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巢幕云安

見上范史記刺客傳鞠武曰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智士之所寒心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警寒言可為心

戰漢書田蚡傳韓安國謂蚡曰魏其必魏社門謀夫之所辭舌難舌自殺說文難舌也制革切或从乍作辭矧於僕者得

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趙氏傳子謂成

德王庭湊死子元遂襲也魏氏襲侯謂魏博何進酒死子重順襲賜名宏敬也皆奉河朔近事言之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

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攀其華而

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

其人也職則副戎節度使下皆有副使每以其子為之賞罰得以相參恩

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叔姪

相近尚非親父子也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作喪則於

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此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

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

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

義輕財與國之錢往往而有漢書吳王濞傳濞發書遺諸侯曰寡人金錢在天

能盡餘詳為李貽孫啟梁園之客比比而來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將倚以為

牆藩託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

則祈其華作羊自至泉深則沈玉自來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大已立然

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顯德薄則賢

者不為謀故吳淠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並見晉書晉寵

大夫卒成分國之禍漢書劉向傳昔晉有六卿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衛多君子左傳吳公子札

適焉曰為多君

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

子未有 **孰救渡河之裁** 見一品集序衛事前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後稍倒固不必拘也 **代憲四祖** 代憲順 **文明** 文明

時燕趙中山 國志中山國上曲陽西北也至後魏改空州古義武軍節度

淮陽齊魯 新書齊魯傳論引也

治所建中三年置其先則屬成德軍

也當時亦為李惟岳所據見紀傳

之其餘混潁軒鄴欲相效者往往而是

為龔成德則李寶臣代宗大歷十年反李惟岳德宗建中二年反王武俊建中三年反

僭稱魏王齊則淄青李納承父正已作亂與趙魏同于建中三年長至口稱王于師

道元和十年連吳元濟以叛梁則汴宋李靈曜大歷十一年反結田承嗣僭援其後建

中三年淮西李希烈兼淄青節度與李納朱滔田悅連和攻汴州入之僭即帝位號西

日楚蔡則吳少誠德宗貞元五年反吳元濟元和中反吳則李錡據浙西蜀則劉闢據

西東川皆元和初反或討平或赦罪復官或自死俱詳史傳此皆代憲四朝中事而朱

訖李懷光之陷京師致德宗出幸奉天尤為巨寇其他反側之徒亦尚有之至魏博之

史憲誠鎮冀之王庭湊盧龍之朱克融其叛則在穆宗時免海之李同捷則叛於文宗

時 **矣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 後漢書馬援傳援 **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

矣 **據指掌之地** 後漢書岑彭傳辛臣諫田戎曰今四 **謂可逃刑** 不逃刑 **倚親**

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

已從父兄正已用為徐州刺史正已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徐州歸

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為徐海沂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 **齊之密恩楊太**

保與蘇摩給事 舊書吳元濟傳元濟少陽長子也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

不便兆縊殺之朝廷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略淮西事於

宰相李吉甫楊元卿傳元卿每與少陽言論以大義乃為凶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摩

保持故免元濟潛奉朝廷元濟繼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元卿妻陳氏并

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巧一射塚蘇摩以保持元卿亦同日遇害元卿後歷遷原河陽

汴宋節度觀察授太子太保卒後兆擊首同故史文兩用但 **蔡之懿親並據要地**

兆死於賊手引之反覺不武而給事亦不符疑傳刻有誤也

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 集作 **止我武維揚則割地驅人以**

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

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

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風沙之

國縛主之卒重生

見屬

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

後漢書彭寵傳寵發兵反攻破薊城自立為燕

王建武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斬寵馳詣關封為不義侯

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

數州之饒

皆見盧

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

心自棄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

於魏郊連兵轉戰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

舊書李抱真傳德宗即位

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

舊書李抱真傳德宗即位

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

悅兵加檢校兵部尚書時悅窮蹙朱滔王武俊皆救悅抱真外抗羣賊內誦軍十賊深

憚之與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應泚抱真以

義說王武俊合從擊滔大破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卒贈太保及盧從史

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

已怒事未立而兵眾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一北

關家語管仲柱而居檻車使記張耳傳乃檻車膠致漢書張耳傳貫棄尸南荒

而路之人猶老者門胸漢書高帝紀注捫摸也音門稜捫胸猶撫膺少者扼腕戰國策樊於期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更記刺客傳作溢腕又張儀傳作溢腕謂朝廷不即顯

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左傳不義不暱厚將崩去安就危眾

黜其謀下不為用故也舊書盧從史傳從史為澤潞節度使李長榮大將長榮

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陰

與承宗通謀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瓘將神策兵

中馳以赴關貶驪州司馬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此皆以昭義舊事曉之一帥

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續漢禮儀志八十九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

鮐背之叟疏曰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知其本末尚能言

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為勃者之守勃舊作渤英華注曰疑作悖今考勃與悖

勃凶勃猶勃皆見史書因勃與渤古通史漢渤海皆作勃故誤勃為渤耳不必改悖數州之眾固不為邪者之徒此又

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四字一作則隳家聲司馬遷責李陵

既生降贖其家

樊南文集詩話

卷八

樊南文集詩話

卷八

樊南文集詩話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一作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

忘餐推枕不寢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

比者養生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

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後漢書光武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宏

大度漢書高帝紀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集作之說橫議者屢興悖

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為來者宜其弭之新書僉仇士良積怒創言從諫志窺伺從

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善質易之算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畜馬高

九尺獻之武宗不納怒殺馬益不平舊書武宗紀討劉稹時制曰從諫因叛扈之資特

紀綱之力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朝朝廷潛圖左道接壤成帥屢奏陰謀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

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為人姪則致叔

父於不忠按通鑑從諫弟從素之子積而此云季父叔父又不符蓋從素事本皆誤采也為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

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南史江淹獄中上書曰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又

計是下旬日之前造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

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為賊將

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禮記子思曰久乃來復尚蒙殊

恩皆受圭符威鎮旗鼓舊書僉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自王師討淮西稍為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胆

略厚遇之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元和初遷

檢校戶部尚書滄德景節度使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增也為元濟謀去及

李愬擒元濟以書禮召重質於洞曲乃軍騎歸愬愬欲殺之愬表許以不死請免之尋授鹽州刺史後歷方鎮檢校散騎常侍加工部尚書不能悉數賦

徒實繁舊書實繁有徒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按委字華

作委弄字似本為弄字之訛耳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

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一作故事具存可以

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旌以歸洛師龍旌即謂丹旆秉象笏而

朝魏闕禮記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餘屢見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

楚南文集羊主 卷八 三

為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尙淹歸款未整來軒一作戎臣鼓

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冀山

璋四馳見代魏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

計已見破笑表又漢書甘延壽傳少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書趙瑜

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一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

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擊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擊之力也

踰亭檣又言其越捷耳非拔距也科頭戰手者動以千羣見賀破兼驅扼

虎英華注之材官漢書李陵傳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劉

御騎也仍率射鵠之都督漢書李廣傳中貴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

能駐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射鵠也撈憤則砂石可吞西都賦乃撈怒而少息

使兵用火焚左傳眾仲對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城將一作水灌見一品集序

魏趣邢郡趙出洛州後新書潘鎮傳裴問守邢州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送

將郭誼王協始謀誅通鑑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介二大都之間

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

北無儲北史魏宗室傳國之資儲惟藉河北舊書志澤潞屬河東道邢洛磁潞河

壻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

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此所謂河北無儲也山東河北並言之也倚山東而山

東不守以兩州之餓作乎兩州謂止澤潞兩州抗百道之奇兵指八鎮

李貽比累卵而未危戰國策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漢書枚乘傳吳王濞

孫啟子於其上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臺三年不成危甚于此寄孤根於何所彭

遠表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

狐之口後唐生食其傳曰杜大行之道史記註曰在河內野王北漢書註曰在河內

狐在代郡西南漢書註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壺關是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飛狐註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飛狐註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飛狐註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飛狐註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飛狐註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飛狐註

日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漢書如淳曰同水經注曰飛狐口蘇林據酈公之說
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則知如淳本言在代郡史漢酈傳之註當有脫
誤耳後漢書志中山國上曲陽縣恆山在西北注曰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山
坂名飛狐口通典元和郡縣志蔚州安邊郡飛狐縣有飛狐道酈生所言即此其地漢
晉屬代郡又按辨飛狐者如此然酈生皆以收取榮陽言之據救倉之粟即在榮陽
成阜之險即在汜水守白馬之津漢之東郡白馬縣唐之滑州黎陽津西南之棠陽約
三百里若飛狐必在代郡則地勢獨遠矣蓋酈生之飛狐必即指上黨故蘇林據之也
卽論此時諸軍攻討其恆冀之師西南入潞豈得取道於北之蔚州文意專謂延河陽
北入澤潞固取壺關之說非取代郡之說也大坂飛狐之名入天井之關
自古有於河內相近言之者後乃辨定耳故詳引而細剖之
縣南大行山上有天井關樓杜牧上李相公論用兵書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
里關隘多山若以萬人為壘下室其口可爲此二句切証餘已見請不敘錄將士狀
浪難防長颺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
告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喪貝躋陵
梯衝無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喪貝躋陵
飛走之期既絕
於窮賈不過七日爲有司所獲矣飛走之期既絕
義謂散滅之地王弼易略例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註云置兵戈於逃散之地
之望斯窮
魏志王凌傳注魏略曰凌謂孫資曰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宋
鄭幾維志楊文公談苑說笑謂使故事灰釘云揚雄賦殊非南史徐勉傳

屬續纜畢灰釘已具王楙野客叢書劉鏞注樊南序恨不知灰釘事樊謂出南史
祖九錫文樓灰釘字屢見古人偶有未知不足爲累劉鏞注本今不可得惜哉而
序錄載之乃以劉鏞爲徐錯誤也又引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
鹿齋以爲談苑言商隱雕篆如此此亦謬說然足正江氏以爲引揚雄賦之誤
之戮一作笑公羊傳季子和藥而飲公子牙曰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必爲天下戮
戰國策高氏鮑氏注本爲天下修皆無笑字靜言其漸良以驚一作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
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一作事之寘僚同寮思反道敗德之難
害蠢茲有苗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
左傳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勿汙潞人之俗書眉征舊封帛增欵
素生也含毫益酸陸機文賦或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文選古樂府中有尺素
表自陳言從諫爲權倖所疾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何宏敬亦爲之奏雪王宰亦上言
有意歸附然則諸將前後皆有觀望與之潛通使非李衛公力贊廟謀安得成此
載反按當時用兵雖速而不至若新書所紀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宜河陽
之速也舊紀當得其實觀此書可悟詳年譜

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按冊府元龜將帥部傳檄類所載字之不同者補列於左其必誤者不錄

懇款

作唐此無此 僕隸

音旨

音問 之屏

作屏 貢賦

作修 以

我唐

作唐 纒加

優恩

作絲 蓋將

顯足下之門

至 未聞

聽後命

作憚足下還朝 已踰一月

作已當 又歷數旬

至 未聞

去 恩威

不度其始

英華只作胡脫不字徐刊本 相近

作則有自 此施之於太師

至 施之於足

夫上有 恩威

得以相抗

下有義顯 相近

作則有自 此施之於太師

至 施之於足

夫上有 恩威

下

作此施之於足 足下則為自立

作則有自 此施之於太師

至 施之於足

夫上有 恩威

屏

使之以謀取 代憲

作憲 連結

作結 戾止

奉作 輸忠

以入

作輸誠 顧念

作憲 連結

作結 戾止

奉作 輸忠

支以久

作輸誠 謀而使安

作謀其 自棄何速

作遠 昔者

作昔 燕國

不足恃也

魏郊無郊 何事捨君命

作君 何計得人心

作固 此僕者

無其 宜其

作宜 宜其

不寢

作寐 乖異

作異 之歎

作疑 亦可畏也

作異 宜其

作宜 宜其

弭之

作寐 亦何以對燕趙之士

作疑 旬日之前

作愛自 而致

作初 沮足下

作初 沮足下

尚書

作重 郡符

作符 而致

作符 而致

作符 而致

作符 而致

於後至

作阻足下之後 富貴通

作通 軒

作軒 鼓

作軒 鼓

作軒 鼓

於西北

作英華作其今 兼驅

作馳 扼

作機 感義

作義 則

作義 則

吞

作無使 兵用

作兼 城將

作兼 分二大都

作介二大都 感義

作介二大都 感義

此境

作異 既須絕

作幸 惟鑒

作幸 歷

作幸 歷

作幸 歷

欵

作歎 惟鑒

作幸 歷

作幸 歷

作幸 歷

作幸 歷

欵

作歎 惟鑒

作幸 歷

作幸 歷

作幸 歷

作幸 歷

按以上諸字已有文苑英華及徐刊本所一作者然必備列以供合校也

楚南文集羊主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此見成都文類宋慶元五年建
安袁說友為四川安撫制度使
兼知成都府事集成刊行者當必可據合之述德抒情詩歸期過舊歲則
至東川幕即有西川之役大中六年冬也若因此而謂蜀中諸詩皆此一
時所作則必不然辨詳年譜及各篇下矣余多
病不能再訂後之能誦玉谿詩者其細辨之

姚熊頃時鬪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道頻奉臺
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未適顧惟敝府託近貴藩雖蒙
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尤違書非未遠念天賦
曰吾民罔尤違敢遣
賓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
御往本傳檢校工部郎中此專
曰侍御是舉憲銜稱之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
恩憐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暉是
誓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因阿安人控御史臺故牒下東川令
遣官赴西川會讞也書書紀大中四
年魏墓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恐煩勞州縣請令諸道觀察使幕中判
官帶憲銜者委令推劫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關官便奏用從之北夢瑣言杜

幾九澄瀟頓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無輕無重任其殫殫人有
遺得之則又
不飲東道也

箴

太倉箴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立太倉通典司農卿屬太倉署有令三人
丞三人掌倉廩山納金石錄唐太倉箴太和七年十月李商隱撰
行書無姓名金石略李商隱文并書碑出京兆府寶刻類編太倉箴李商
隱撰柳公權細書大中元年立接寶刻類編載未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姓
名約為南宋時人也與金石錄不符考舊唐書傳公權名
德顯官至大中初轉少師當無商隱撰公權書之事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

見為懷
州表彼懸車東馬國語齊桓公西征至於石抗縣車
東馬逾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注
曰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
者皆險故縣鈞其車備束其馬而度
有胎左傳叔孫昭
子曰吾不為怨府
起自斗量漢書歷律志量者
命合升斗斛也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

頃不廢汪汪

見為柳
珪啟火烈人畏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玩之
則多死焉故寬難不廢剛腸籍康絕交書
剛腸疾惡曷若寬猛處於中央左傳仲尼曰
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政 泉穀之地 漢書王陵傳陳平曰 勿言容易 東方朔答客難談何容易 貪夫御財

是以和 有死無二御點馬銜 家語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 不得不利

誇我秋毫必賂是人甘言將欲相警長如欲戰莫捨強弩 強弩動弩

諸書長如獲禽 左傳射御貫則能獲禽 莫忘縛虎 見一品集序 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

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

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 九門見禮記月令此猶曰九重 近在牆東天視天聽

惟明惟聰問命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

子介然居中 漢書律歷志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有常有似於士君子 終日戰慄猶懼或失 古逸詩唐竟戒曰戰戰慄慄日 銜用

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按之以明 廣韻接手摩物也乃同切又接

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 見上范陽公啟 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山以爭

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 漢書歷律志以片水準其槩孟康曰槩各敬

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 世說何公少

不可不虞 見祭義 倉中役夫 左傳江芊怒 千運萬塗桀黠爲炭駐

鑪 木鵬鳥賦天地爲鑪分諸句法莊子而睢睢野野而應事成象無有定

模緣私指使 備禮六十 慎勿以呼賓朋姻婭 詩瑣瑣姻婭 或來讒話倉

中酒醴慎勿以賈 漢書高帝紀帝從王媼武 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

易慮鷗乃飛去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

下是以聖人從微至著 漢書董仲舒 不遺忠恕借借貸此門先塞

須防蒼蠅變白爲黑 見祭濠州 嗚呼孰慮孰圖 詩受天疾威 昔在漢家

荆史文

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史記太倉公事齊太倉長陸

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中入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於是少女遂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對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校則貞也

傳

李賀小傳

長吉事蹟無多而宋史藝文志傳記類曰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是誤一為五也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賀集李賀字長吉字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

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舊書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實竟不就試所與遊

者王參元柳文粹作參元本集漢陽公表云季弟參元矣新書刊本或作參元誤也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云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財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亦與茂元家積財相合也柳書當為元和十年以前未州司馬時所作然則參元應舉久而不售矣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即參元所娶也書史會要

於翰墨類王參元楊敬之新書傳楊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轉權璩舊書權璩與傳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

崔植新書傳崔植長慶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

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恆從少奚奴騎距驢書奇畜則

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一作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

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新書傳王楊輩時復

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

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舊書傳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

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

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嬰一作彌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廣韻嬰武移切齊人呼母老且病

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

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一無二長吉氣絕常所居廳中教

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

時困學紀聞曰天官書云長吉竟死太平廣記引宣室志李賀卒後夢太夫人鄭

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一作園圍宮室

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

此世者何獨番番一作春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

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一作即連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

按舊書傳卒年二十四據此文也新書傳作二十七據杜牧所作李賀詩集序也杜之

序作於太和五年辛亥而曰賀死後十五年矣則當卒於元和十二年丁酉矣賀之生

年未可遽考故卒年未定孰是祈書傳云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此蓋采自唐摭言也然詩云雁眉書客感秋蓬

誰知延草生華風長今垂翅附冥鴻其非七歲明矣近人吳江沈黎箋註昌谷詩而謂

此篇正屬避嫌各不敢進上之時賀年當十一有九余以高軒過題下原註韓員外

金章甫侍御是見過考之錄於元和四年六月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五年為河南

令六年行職方員外郎至京師七年兼國子博士八年改郎中矣皇甫之簡侍御未可

細考何時所授其略且錯亂然有云愈令河南厚遇之而賀集有河南府試樂詞

則前請訪李必元和四年事故詩曰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也其為賀非七歲尤明則

當年二十位不過奉禮太常舊唐書禮部志太常寺屬奉禮郎

七為正升協中中一無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

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陸龜蒙家後漢書李賀小傳後召

暴又可抉摘刻削盡其精狀乎使自前明至于稿死不能隱天能不致問耶長吉天東

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穆管望云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

今讀其詩初心非願隱碑銘按左傳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謂

逸也斯亦假以自歎歎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

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立功高齊賜田韓城子孫家焉遂移

籍同州至建曾孫溫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金石錄唐醉吟先生傳并墓

誌

卷八

法

碑注曰傳白居易自撰碑李商隱撰譚郊正書大中五年四月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

十一月遂葬龍門

傳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存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鴉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而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傳書白居易傳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陳直齋撰白文公年譜云非也子景受

傳書白居易傳無子以其姪孫嗣嗣長景受孟懷觀察支使以從子繼陳三姪曰味道景曰晦之傳書世系表載公于景受以從子繼陳亦云景受按公舍其姪而

而以姪孫為後既不可解而所謂阿新者即景受乎則昭穆為失次不然則治命終不用耶不朝正立各撰白香山年譜公自撰醉吟先生墓志云三姪長味道景受次景

同蒲州司兵參軍次晦之東進士並不詳何人子又云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

觀墓碑及史表則非阿新明矣公之墓志預作於會昌初豈其後復易以從子承嗣而

送更其各手表有景受生邦翰司封郎中邦翰生思齊鄭州錄事參軍行簡子味道成

都少升遷景受與景回為兄弟行文中所云是公存時已各景受也公自言姪孫為後

則阿新景受似為二人也以姪孫為後古已有之如晉書之荀顛阮孚是已豈阿新又

新升一輩以景回排必不然也

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

夫人宏農郡君楊氏來京師

陳直齋云於處卿汝士為從兄弟

陳直齋云於處卿汝士為從兄弟

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

陳直齋曰避祖諱者公祖名鐘與宏同音賦考落誤也按撫言宏詞賦題斬白蛇劍也舊書傳元稹為集字曰樂天一舉唐上第

明年中振聲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元稹斬白蛇劍等賦洎自節判新進士說相傳於京師不云試宏詞而賦題則合矣按唐果避錚音則

下文祖諱自可明書何乃亦僅云祖某耶是尚可疑

選書判拔萃注祕省校

書傳書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

官補蓋屋尉傳書貞元四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明年試進士

取故蕭遂州潯為第一蕭潯見前祭文按舊書紀傳長慶元年白居易與賈餗

為同考事畢怙集賢校怙通作貼舊書志集賢院修撰官校理官無常員以一月

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廡

門外雖官事不敢入試文五篇明日一作非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

遂為學士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

書亦作左此滿將擬官請據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舊書傳五年當改官

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時上愛兵襄陽荆州入疏獻物

母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尹戶曹參軍

在約東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長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

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為厲嚴殺誤也舊書紀曰元和三年四月以荆南

節度裴均為右僕射判度支五月均請以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從之九月均同平

章事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四月均進銀器一千五百兩以違勅付左藏

庫是則均先鎮荆州後鎮襄陽也陳直齋曰頔於貞元十四年節度山南東道裴

此亦云荆州則在均未鎮襄陽前耳于頔傳曰頔於貞元十四年節度山南東道裴

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以子

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頔入朝冊拜司空平章事內官梁守謙掌樞

密有梁正言者自言與守謙宗盟情頔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頔財賄言略守謙以求

出鎮久之無効敏誘正言之僮支解葉瀾中事發付臺按問貶頔為恩王傅改授太子

賓客敏流雷州賜死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

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二年卒贈太保諡曰厲季友訴於穆宗賜諡曰思新書居易

傳元和四年天子以早甚下詔蠲貸居易居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歸曲天子蓋頔以從

蔡中或言公主取以獻皆頔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歸曲天子蓋頔以從

陽入朝故稱襄陽進奉前後皆有而此所書則元和三年間事也後雖與宰相不

禍者言不懼禍而後也頔既以使相入爲相而行賄殺人均亦以財交權倖任將相

十餘年荒縱無法度皆所謂不厭禍也王彥威議于頔諡曰跋扈立名滿堂不

及入觀後又子罪官貶連起國獄謹按殺戮不辜曰厲復恨遂過曰厲請諡爲厲李師

古當作襲父事逆師古師道皆李納子師古先襲元和初卒異母弟

以謾儕曹漢書季布曰今喻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上錢六百萬

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舊書傳潘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公又言

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舊書魏徵傳徵有疾稱綿履徵宅先無正寢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常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

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舊書傳居易諫

相太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與貼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

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檢韋述兩京記有末與坊西門北魏徵宅太宗幸焉宋

敏求長安志永興坊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在職三年每譏見多

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前別扶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以上皆

五年

舊書傳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

於京兆戶曹之前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汪立名曰穎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楚南文集羊主

卷八

三

六年四月三日殺於長安宣平里第 **會曼掩坎廬墓** 禮檀弓延陵季子葬長子於廬博之間其坎深不至

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漢書劉向傳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廬墓事史文習見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 一作

吉 著吉服賜卽吉而為官也按晉有被服也之義本通用故從文粹 **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刃** 文粹 **天街日**

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 極公與微之書僕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又詩云月慙諫紙一百張此云次

紙豈急不暇擇用 **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卽眨江州** 舊書志江南西道江州府

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曾有掩居易浮華無行貶授江州司馬 **移忠州刺史**

舊書志山南東道忠州南賓郡舊 **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

主客員守中書舍人敘緋 舊書傳十四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

月憲宗暴崩閏月穆宗卽位陳直齋所定年譜自忠州召入在十五年冬 **受旨起田孝公代恆陽** 舊書田布李愬

州軍亂害田宏正都知兵馬使王廷奏為留後時李愬由潞州節度遷魏博節度病不能治軍無以捍廷奏朝廷乃召愬起復田布代愬帥魏博新書表田布魏博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考公稜地志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

地在恆山之南故曰代恆陽徐九本作衡誤甚

新書傳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歸國未

雪人當以物助之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皆獨矣詔聽辭餉此亦以錢

兼 **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 岸意 **復不報又眨杭**

州 **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年譜長慶二年七月** **既至藥**

堤捍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 見音 **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禱祠神伴倡歌舞 按似謂民多往來迎神

樂也徐刊本作迎濤而考新書傳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視田于頃復浚李泌六

井民賴其汲至海六井相國并西井金牛池方井白編池小方井也白樂天治湖浚井

刻石湖上至熙寧六年陳襄修六井元祐五年蘇軾復治六井改作瓦筒後諸

書皆言六井此獨作五似偶誤耳徐氏以大小方井合為一然地不相連也 **徙右**

庶子 舊書傳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懿元

舊書志江南東道蘇州吳 **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

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

子少傅申百日假 漢律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授

歸家理疾按十旬為長告香山集有百日假滿少傅官

志有文集注

三

言懷又二歲得病

徐刊本 寔官

舊書傳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太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三年稱病

歸求為分司官除太子賓客太和已後李宗閣李德裕明黨事起太子亦無如之何

穎士楊虞卿與宗閣善居易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

居官未嘗終秩幸以病免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

辭疾不拜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疾餘已見前新書傳遺命

葬母 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 戰國策白起為秦將賜死杜郵更

請諡 封子仲太原以其後 記白起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

頁久曰長平之戰降者數十萬人我盡坑之是足 以死武安君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起功封其子仲於太 祖某輩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

大夫大理少卿賜緋魚袋徐西 贈太保一女妻譚氏 御史譚宏墓始公生七

月能展書指之無一字橫縱不誤 見舊書公與 既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 舊書傳行簡字知退擢進士累官主客郎中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精密居易友愛 故

李刑部建 舊書傳李建字 庾左丞敬休 舊書傳庾敬休字順之 友最善居

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書

傳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在瀛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新書傳幕

節感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公薦韋楚狀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題稱韋徵君拾遺又醉吟先生傳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 姓名過海流入雞林

日南有文字國 舊書東夷傳新羅國漸有高麗百濟之地龍朔二年詔以其國為

州舊書傳元稹序曰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 為中書舍人

一篇甚為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 舊書鄭覃傳故相

年遷尚書右僕射訓注伏誅召覃入草制勅以本官 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

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 舊書魏謩傳楊汝士

官汝士入朝薦為右拾遺至開成四年累遷諫議大夫宣 他日景愛嘗跪曰大

宗大中二年為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餘詳獻集賢相公啟 景愛嘗跪曰大

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 公詩有

學士五相一漁翁之句五相 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

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李絳 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 絕句城守四州 詳見樊南序大

以集巨伐 一作代

楚南文集羊注 卷八 三

作代徐刊本作伐巨伐猶曰大功也然白氏宰相惟
敏中一人若謂其世代至此而極大亦通故未可定
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擊
跪齋栗莊子擊跪曲拳
給事寡嫂求寧里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

信公知人舊書傳敏中字用晦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武宗時累

國公綏會昌六年三月宣宗即位**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汪立名白集凡例曰新

位五月敏中為相傳文小疎**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唐書藝文志曰白氏長

慶集七十五卷考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相勅定公之歿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

歿亦十有五年今後集具在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也

按舊書傳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元稹為序序

全載傳中云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

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

是矣因號曰氏長慶集然則舊書本全敘其畢生著述而引元序為評贊初非括其生

平也此文云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語則稍混新書藝文志緣此致誤耳汪氏說糾新

志之失何可沒舊傳之是哉唐語林大中末諫官疏請白居易諡上曰何不讀醉吟先

生墓表卒不賜諡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北夢瑣言敏中奏定居

易諡曰文舊書傳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第

一除右拾遺與居易同門生穆宗時宮中呼為元才子**系曰**

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詳肅代代優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誤非**陰德未校**論語註校報也徐

也此云本坂猶言木**公有弟昆本跋不搖**禮記屬不見跋注曰

根徐刊本作木枝誤**乃果敷舒匪駘匪臚**說文禽獸之骨曰駘禮記少儀駘駘疏

臚鳥介**其醇腴于鄉泊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陸玉堂徵徵其

中上沈唐禹帝為輦留續緒**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瞿白其華**

詩序白華孝**不痕緇**上聲見祭**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

子之絜白也**道止納筆攝塵**三郡理**既去刑部候東其居大尹河南****躬**

見渤海舉**其暴道君有三輔**人自代狀**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

年已衰君方由嚴吏**翊申申**一作仲韓詩外傳孔子曰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

治故力不能副也**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

至樂申申嘉**求厥家曾祖之弟**同曾祖**坤柄異繩以就大計**易坤為柄

夜翊翊休朝**有教詔益哀其收**擢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

楚有之美羊主**楚有之美羊主**

楚有之美羊主**楚有之美羊主**

楚有之美羊主**楚有之美羊主**

楚有之美羊主**楚有之美羊主**

楚有之美羊主**楚有之美羊主**

楚有之美羊主**楚有之美羊主**

其地樓文粹篇後有魏子辭其下有宏農楊氏四字如作文人名例辭云子有令子

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于建立痛冤無窮此可

細思而悟其事也其云紀功刊石已即碑序中件有功世取文刻碑之意然志刊貞石

彼蒼不遺乃有其志而未及為者若景受則實取文刻碑矣余謂阿新越次為嗣是白

公揚氏所愛定於存時者不意公沒後阿新亦殤此殤子辭必為阿新其曰令子即阿

新其曰今子乃景受蓋阿新殤後又以景受為繼而郡君痛冤無窮自以辭志之也文

粹必因其附刻碑側故兼登之否則何煩旁及哉據辭追掃情事宜然

舊新傳表之異可以互通矣又按碑中所書年數皆率略不必細校

劍州重陽亭銘并序晉書志劍南道劍州

陪臣未嘗屢觀天子宮闕時在梓幕故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國伏

地讀甲乙丙丁詔書漢書紀注合有先後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

舜不差毫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晉書志江陵

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灑瀨黃牛險以治普安承經注江

也魚復縣故城南江中有孤石為灑瀨石冬出水二十餘

注止此而明刊本又有小注曰李膺益州記云灑瀨堆

人不致進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豫也

朱謀埠注箋也不可混引樂府詩集洛豫歌二首灑瀨

如馬瞿塘不可塘灑瀨大如

牛瞿塘不可流秘雲字記諺曰

大如橫瞿塘不可觸又有如馬如鼉如龜共八句

范石湖吳船錄引舊圖云灑瀨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灑瀨撲如馬共六句皆非水經注

之文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又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關

荆門在兩虎牙在北餘詳詩集注中移江水東下將山江陵令遷劍州溯江而上也

令既為侯請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買平獄戶屈膝落

民不識胥吏四方賓願來繫馬摩牛摩說文牛摩也樹膚不生

乃大鏟險道緹石見土毛詩小戎篇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周禮文官

人涂度以軌經涂九軌建為南北亭以經勞餞又亭東山四川通志鶴鳴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若出平郡無有噫山在劍州環繞

三年民恐即去遮觀當為遮觀東山實在亭下俟蔣

氏名侑後晉書蔣父傳又常州義興人子孫仲借仙借仲大中末同平章事文曰

仁之為道隆掃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蜀蔣是蜀

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繩而不紆廣韻集韻並同紆字不說不說傳曰紆急也紆以韻讀紆字疑有紆以合為

侯天子之德汝侯為理劍有為景陽日申則辰月盈則食此君南臣北

父坐子伏周易乾鑿度君南而臣北面父坐了伏此其不易也周禮地官人司徒施

子伏飲牛漚漚音漚漚引高上傳曰寧鄉有牛暴亭田者寧為牽牛著涼

聲左傳武城人拘鄰人之田作訟以直市正獄清慎毋壞獄市謁歸告

休唐類函李斐漢書曰言請休也漢律使二千石有子生有賜告頒前古曰

知朝雨滂滂徐用本濕其朝頭後漢書文苑生絲也此當作燥古詩云少年見

羅敷脫巾著幘頭鄭氏注儀禮云如今苦燥頭巾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結髮也晉書五

若人君無輔佐也廣韻斂髮謂之幘頭按古詩陌上桑作民樂以康願有顯庸

侯作南亭北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推一作險為夷大石是

扛說文扛橫對舉也後漢書亦既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

按南梁不一地史記魏伐趙戰於南梁通典徐州戰國時謂之南梁必非所用也商書

志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州北史賀若敦傳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此即唐時之閬州

皆係古名非當時習稱者唐人習稱梁州與元府曰南梁如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後引

開成元年公鎮南梁又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云於是按南梁故事山南西道驛路

記云南梁人書事于贖之類是也重弓二矛為節鎮之儀此必其兄鎮興元也舊唐書

將係宣宗時吏部侍郎改左丞出為典元節度使係為父之長子與伯氏亦合第非

親兄弟耳餘見祭古有魯衛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據其超

宣武王尚書文

尾鬣馬應瑒賦鬣神足而不虛張協七命天驕之駿逸能超越絕以天馬此

藝文志原本也法苑珠林五十二其昆季兄為鬣弟為尾如龍頭龍尾之評徐刊本作尾馬鬣馬今從全蜀

卷中有杯度道人云馬馬之字惟將之融由唐厖厖厖莫江切厚也左傳民

傳曰厖大也箋曰子福曰惟是亭銘得其厖且且下馬蝦且叶韻唐大中八

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內徐刊本李商隱撰義山由太學博士出充

集亦首標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不及他術者重王朝尊儒職也金石錄此碑李商隱

撰正書無姓名大中八年也全蜀藝文志碑在隆慶府東山之陽石刻今存亭地

治平中再建明正德中又建四川通志重陽亭在劍門

驛東鳴鶴山上今祀四川通志藝文類竟不收此

按此文徐氏采之全蜀藝文志而余取原書覆校者也金石錄無跋語亭屢建屢

碑文必多剝落矣今所登者缺字尚少詞義略見古趣使果出義山手何無矯然

述百文美羊主

異者乎義山自稱或曰玉谿或曰樊南其郡望則隴西故他人稱之曰成紀此書河
 內雖合史傳而準之文翰則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豈別有據抑傳寫之訛歟
 通志金石略亦載之但作太和八年劍州不言何人文何人書則更可疑矣
 余頗疑碑文久漫漶而楊用修為補全之恐未可篤信也今且附列於此
 又按余疑用修為補全者更有可旁証也全蜀藝文志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漢太守
 樊敏碑於蘆山漢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也序言二碑皆無銘訛刻猶古制實則碑
 碑僅存其名而未能追補矣孝廉碑何為加莊字哉巴郡太守樊君碑趙氏金石
 錄云首尾完好摘載其大略至明宏治中李一本磨洗出之不可讀者過半通志
 石略亦列之而注曰未詳用修何以竟得一字無損之原刻哉洪氏隸釋孝廉碑
 碑有闕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巴郡太守樊敏碑頗全惟後共闕七字碑在黎州
 用修據此而補全之則亦易矣其所錄字句有與趙氏洪氏異者不備列而顯字林
 於樊碑云重刻本字甚拙惡但未及考其何時重刻也統為核之用修所云何可
 哉信

賦

蝨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初生以氣相生似卵晨昏露鶴詩見鸞在雁說文鸞鳥屬鸞詩外
傳魏文侯嗜晨鸞周處風土記鳥
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則高
鳴相警徙所宿處張景陽七命晨鸞露鸞徐曰鶴古通作鸞不知一作其生其生繁與錄

曰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寇鬼魚頭中猶有石也寇一作冠師曠禽經以聲交
 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淮南八公相鶴經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孕
 職惟齧而不善齧說文齧齧人齒回臭而多跣香而絕說文絕絕也香草今謂之
去蚤

附陸龜蒙後蝨賦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陌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補之
 衣縑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逐腴乃蝨之賦
 履逐腴一作函腴今從笠澤叢書徐曰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抱朴子今頭蝨
 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著頭皆漸化而黑則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文謂衣
 中之蝨本白衣或化為縑而蝨終自白髮中之蝨本黑髮或變為白而蝨終自黑故
 口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又曰蝨賦刺朝士也回賢而貧貧故臭跣香而富富故香
 惟回之蝨而不恤其賢惟跣之避而莫敢攫其暴是亦不善齧矣世之慮榮獨而畏
 高明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何以異此義山始深知蝨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
 衛暮霍惟疏鬣奎蹄之間望走以為廣宮安室
 者故作後蝨賦以矯之意各有存辭遂相反

蝨賦

蝨賦徐曰本作蝨俗省作蝨即詩經之蝨通俗文云長尾為蝨短尾為蝨
蝨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字或作蝨商君書有曰蝨官者六而晉書庚
峻傳曰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此先王之宏也秦塞斯路利出一貫
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六蝨非謂之五蠹時不
德惟爵是聞然則六蝨六蝨並出
商君之書義山所以賦此二物也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爾宏景名醫別錄注蝎蝮者毒

書陳萬年傳毒厥虎不翅厥牛不齒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子重

蟄加於吏民爾分何功既角而尾徐曰

大者不得取小也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爾分何功既角而尾賦則

無角者則有上齒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爾分何功既角而尾賦則

士也葛洪云蝎前謂之螿後謂之蠶蓋前即其角後即其尾也虎有四足則無翼牛有

兩角則無上齒而蝎既有角以螿人於前又有尾以毒人於後果何功而得此詩集并

泥篇云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其猶此謂與按

二首刺小人之陰毒傷人者朝士處士不必分說

雜記按文粹各標小類故於象江太守諸條標曰五紀似以其得五人也

讓二條則在析微類中此姚氏自為例本集不必仿之故統曰雜記

象江太守舊唐志象州象山郡屬嶺南道桂州都督府又曰非秦之象郡

志郭下陽壽縣有陽水太平寰宇記武仙縣

有鬱林水凡水之在象州者皆可曰象江也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見為某先輩敬又天乙帝君經求道者甘

疝病不作一作物者說文瘕器病也又瘕頸痛也藉康養生論頸處險而癭張

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受病氣疝難治後洩厥陰之絡結小腹則腫痛及疝在髙下

上連肺說之疝腹痛也素問岐伯曰病名心痛少腹當有形也瘕瘕瘕瘕皆比空中

隱外但瘕係老病耳決則統言疾殃尤不類檢守書疾音而又一色紺冰去而理

廣韻瘕瘕全也與空中頗合似緣相近而有訛然未可臆定又一色紺冰去而理

平漫紺冰謂紺色而無光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

也餘見柳珪第一啟及還長安無家居一作婦兒寄止人舍下後漢書張禹以田宅推與伯父

歸後無家故召婦兒同寄人計葢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

舍下徐刊本作居俟再考定前輩人

華山尉尉縣尉也舊唐志華州初名華山

郡屬縣有華陰其殆尉於此耶

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謀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

死吾又得之

迷河之集羊主

卷八

君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郵盜人也

舊書志河南道晚更與其徒

畜牝馬草一羸羸文粹作羸當誤徐刊本作羸一今酌從之侯再考古今注驢

注曰單于自私作弓矢刀杖一作學發家抄道取謂之抄秘鈔盜鈔略屢

乘善走驢常就迴遠坑谷無慮微今刊文粹處漢書注知淳曰所謂游微循禁備

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耆夫游微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

諸土貨下令郵商郵與淮海近一作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

良致貲一作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

前所置食有大纒連骨史記絳侯世家召條侯賜食獨置以牙齒稍脫落

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

年椎埋謂發冢見為渤海意徐刊本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

能在公子叔行胡浪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毋為鐵門外老捕

盜所狙快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少良默憚之山百餘萬謝其黨

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山約不

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一作廢文粹舉賢轉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好

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備貴即逐時轉易貨實取貨利也索隱曰劉氏云發謂

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注曰著讀音如貯

索隱曰漢書亦作貯按漢書作發貯師古曰多有積貯越時而發而事文與鄰伍重

信義郵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徐刊本

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

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一作

舉負

舉負舉債也說文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

賢之時與餽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

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

人不敢犯烏重脩為郵帥舊書傳烏重脩穆宗時為天平軍節度郵曹僕等州觀察使喜聞驤與之錢

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嘗

一作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置萬金驤固不以為已有繩

契管鍵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

公遣其客張谷聘之張谷劉從諫之厚遇者也從諫為使相從諫父悟封彭城郡王後郭誼與張谷道人至王李軍請殺植以自贖及誼

斬劉植時并誅驤不起按西雅北曰驗註曰草馬名魏志杜畿課民畜牛學張谷事見史書

劉義

在一人字又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冰田澆善任氣重義大

軀有聲一作齊誤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

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特

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酒食為

活間韓愈善接友一作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一作車二

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新書韓愈傳盧仝居東都

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孟郊湖州武康人愈一見為忘形交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又樊澤傳河中人子宗師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經紀公變子

凡百餘篇韓愈稱宗師論議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

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義之

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

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新書韓愈傳附劉義全據此文然則節處有未

明豁

宜都內人

舊書志山南東道硤州夷陵郡宜都縣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武后事詳史書耽內習者如左傳齊侯好內史記倉公傳病得之內之義不敬宗

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

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

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媧帝王世紀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

媧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廣韻女媧伏

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

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徐刊本

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

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今狎弄日至處大

家夫官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

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

世一作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

下令誅作明堂者舊書薛懷義傳則天欲隱其迹乃度為僧造明堂懷義充使督

灰燼則天又令充使督作後又於北起天堂證聖中薛師恩漸衰恨怒焚明堂天堂並為

令太平公主令壯士縊殺之

斷非聖人事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

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

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

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

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

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升陞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書序伊尹相湯伐桀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縣太白文粹無伊尹之讓汝鳩仲虺伊尹之讓汝鳩仲虺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歸自夏至于大桐仲虺作誥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書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逸句

李涪刊誤釋怪引李商隱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耶猶龍不知耶師竺乾善入無為稽首正覺吾師吾師釋怪曰正史

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為取信孔子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師之聖人學無常師非謂幼而學之如堯舜文王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竺乾者佛書言生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傅毅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時師竺乾出於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商隱詞藻奇麗為一時之最所著尺牘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違章句因以知夫為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日首出百工惟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按北夢瑣言唐李涪尚書改切韻涪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時人號為周禮庫其歷官當昭宗時文昌雜錄曰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此雖正論而詆之太過豈有積憾於義山耶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西昇經首言之古先生說者以為佛或以為老子自謂翻譯名義集引符子云老子之師各釋迦文其怪誕不經固無待置辯耳

通鑑考異引東觀奏記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乞歸葬故里綯

畏其精爽於帝前論奏許其子立山尉睡護喪歸葬又是時柳

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躬承新渥言

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通鑑咸通元年十月書復李德裕官爵注中追引此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為鄭州天水公言

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

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偽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

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為涯等流涕而不

敢辯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漫叟詩話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

嬌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一作苑中人柳終

朝刺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一日三起三眠一作

趙德麟侯鯖錄許彥周詩話江之嬌者江鄉之美人也

野客叢書張敞傳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康

隱作平聲用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穢之權合首無疆之

祝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上聲秘詩經降福穰穰豐年穰穰音如羊反漢書志南陽郡穰縣音人羊反諸字書作平

聲多件仄聲少文家多作平聲用今本漢書張敞傳無音而地書有音必兩切引張敞傳語証之者音可通讀義實相符也王氏乃云只此一音殊矣此當代尹京兆者之表似與渤海公舉代狀同時也

又王勃云云一條引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

俱遠按未知果為樊南筆否

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

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用

十六行式率一行不過十一字

稽查初曰義山文集宋時尚全本其散體古文有新書序在第七卷中演繁露引

其數語乃唐人行卷之式即此數語是也

又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

中行大將打珂金鉦鼓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

漁樵閒話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

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一作彰字臣曰九規

尾似而官臣為佞魑焉佞魑之狀頰佩水一作游游一作游游一作游

非而官臣為佞魑焉佞魑之狀頰佩水一作游游一作游游一作游

音手貫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鼠為虎以蚩尤為誠臣以共工

為賢主以夏姬為廉以祝鮓為魯誦節義于寒浞贊詔曼于嫫

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

為讒醜一作醜焉讒醜之狀能使親為疎同為殊使父贈其子

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劊乃刻又持一物

大如長一作脫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詔啼偽泣以就其事其一

物曰臣姓狼浮一作貪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為

貪魃焉貪魃之狀頂一本作頂一本似兇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

喙通臂泉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頰鉤骨箕一作鉤骨箕獲誤頰

取物其善環聯琅璫或時收累囚于牢狴拳枯履稜藜棘死灰僂佻

得釋一作失似為他日復為按此見陶氏說郭陳氏秘笈皆以漁樵閒話為

漁樵問答及史傳雜事不知何人所為馬氏通考亦引晁氏之語是則後

人為之謬託蘇公適滋本書之不足信耳故下引王氏一條為互証焉

困學紀聞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

螭魅之夏鼎也

又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按即李賀小傳之王參元

楊伯岳臆乘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浙灘合隨於雲

市云族云市亦奇字

按曰雪賦曰雲市未知無誤字否

明一統志桂林府形勝水環湘桂山類蓬瀛唐李義山文

謝華啟秀長溪清潄流影不去注曰李義山

按楊升庵所纂數條皆見本集此獨無之

按趙麟因語錄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伴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卻對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而北夢瑣言則以玉帶為寶劍以內府之珍為武庫神兵而屬之令狐楚相國令高隱起草不愜其旨又注云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與此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今考裴相赴彰義時賜通天御帶而賜玉帶無考史傳言晉公遺表未成通鑑云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葉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則似未遑他及然令狐事亦不符而趙璘為大中時人較可信耳後逸句不能備錄後得再誌

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啜

道晏元獻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賦詩曰未向人間殺風景

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居金陵蔣大漕夜謁公子蔣山驕

唱甚都公取松下啜道語作詩戲之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此有異同也余初攷荆文集之後但其他可採用者甚少而措語皆不雅馴故不足附

更容黃山谷外集詩註次韻答柳通叟求山間舍之詩蛾眉見

姤且障羞註引李義山美人賦枕有光而照淚屏無影而障羞

按史容南宋時人其所引必可據故為補入 辛亥春正

樊南文集詳註卷八終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八

決做齋古今難決字古書中無有作決者俗作決誤

紉而繹之漢書谷永傳見紉繹註曰紉繹者引其端緒也

與密積書一作機史記張儀傳為文機告楚相註許慎云機二尺書也文心雕龍有云張儀機楚書

乃睠春睠通詩小雅睠懷顧瞻詩作眷眷大雅乃眷西顧箋曰眷木又作睠

東身晉書代宗紀田承嗣表請東身歸朝德宗紀李懷光謝罪請東身歸朝

天亦難忱詩天難忱斯

一二荀子儒效篇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祈羊沉王管子註山高淵深與雨之祥在焉故意羊以祈沉王以祭一極至也按英華作瓶手誤今改正泉深唐人諱淵作泉

蘇肇冊府元龜通鑑皆作兆

後艱書周官惟克果斷乃周後艱

介二大都之間左傳襄九年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都之間

是京平原之地漢書地理志平原郡屬青州霍魯地理志河北道德州平原郡漢平原郡隋置德州又為平原郡按與邢洛近詳史志

山東通鑑注昭義鎮潞州其巡屬磁邢洛三州皆在山東

飛狐太平寰宇記引述世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百領巖巨十二州之界有八陁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

有死無二左傳必報德有死無二

騎距虛陸陸軍家澤叢書書李賀小傳作騎距

白公墓碑銘左傳使女寬穿闕塞注曰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新書地理志河南縣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石堰

按龍門香山在伊水上自香山詩集中言之最多其開龍門八節石灘尤快心功德也葬此亦宜而公自撰墓誌於下邳臨津里北原祖先塋也是則遺命改之矣又按自撰墓誌云大歷六年生於新鄭縣東郭宅會昌六年卒於東都履

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此墓碑與墓志合故陳直齋謂舊書卒年非也

前進士按唐摭言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此三字代及弟也

避祖諱

文苑英華載公自為墓志高祖志善曾祖溫王文錦先大夫季原舊書傳作庚其上云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上通王通生志善傳云太原人建立功於高齊賜田韓城了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下邳今為下邳人此皆不書其云避祖諱者不可妄揣陳直齋乃以祖名與宏同音所以下應宏詞以擇避諱并

以據言為誤未知其何據似妄斷矣廣韻錄在十三庚下音切說文音皇宏在十三耕上戶萌切音相近而細別且禮不諱嫌名也又英華載公祖故鞏縣令白府君行狀諱鐘也又載公父襄州別駕白府君狀諱季庚字子申則作庚似誤又按唐摭言云白公試宏詞賦考落登科之人賦皆無聞曰公之賦傳於天下所謂不捷聲價益振也元微之曰云斬白蛇賦傳於京師則是實試宏詞雖被黜而賦自傳誦公自為墓志云累登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宏詞不捷自不言旨陳直齋避宏同鐘音之前雖或當有所據然下文祖某考季庚具亦諱祖又向說避諱難妄揣或別有意當闕疑

秘省校書白為墓志云累登進士拔萃制策三科亦不云試宏詞然據言節錄白此賦自傳誦微之仍敘賦句而曰白公之賦傳天下登科之人賦並無聞則當以考落故不敘而

八極言當不誤也

五井近刊杭州府志以六井為五井似其時金牛井已就湮廢故云

復為舊官謂重授賓客也公罷府歸舊居謂重授賓客歸履道宅作

集七十五卷白撰墓誌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三十首近者事類集

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口為自氏六帖死無請諡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訛而筆自銘其墓云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唐自文公自勒文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置院之經藏今本

元相為序 北夢瑣言曰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輓元詩云元立名且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微之效久矣醉吟先生傳所謂如滿為空門友也公晚年與微之詩甚多感悼悽愴如在初後隙終之語豈不大謬耶履道書劉禹錫傳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唱和往來居易因集其詩而序之中有與微之唱和頗多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今垂老復遇夢得云云則晚年詩友自以元近劉存專言之其後哭夢得詩首云四海齊名白與劉結云應共微之地下遊並無存沒異情之跡何可妄逞浮薄揣誣前哲哉

遂葬其地 謂葬龍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景德四年以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孫利用為河南府助教當今修奉墳塋影堂

灑頭 如馬如牛如犛六句李肇國史補有之流作留

峭頭 揚子方言落頭也

草一羸 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收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廢舉 注起時而廢 補增四字

女媧 更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前文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世紀女媧氏亦庖犧制度一號女帝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敘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聘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草一羸 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收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廢舉 注起時而廢 補增四字

女媧 更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前文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世紀女媧氏亦庖犧制度一號女帝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敘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聘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草一羸 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收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廢舉 注起時而廢 補增四字

女媧 更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前文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世紀女媧氏亦庖犧制度一號女帝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敘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聘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草一羸 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收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廢舉 注起時而廢 補增四字

女媧 更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前文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世紀女媧氏亦庖犧制度一號女帝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敘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聘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草一羸 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收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廢舉 注起時而廢 補增四字

女媧 更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前文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世紀女媧氏亦庖犧制度一號女帝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敘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聘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草一羸 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收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廢舉 注起時而廢 補增四字

女媧 更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前文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世紀女媧氏亦庖犧制度一號女帝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敘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聘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女老子因其畫震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左腋而生是以老子後身為佛矣義山乃云聘師竺乾種種異說何可究詰哉

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

通鑑懿宗咸通元年右拾遺句容劉鄩上言李德裕久

賜哀閣贈以一官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鄩與李太尉南行錄感通二年九月在拾遺內供奉劉鄩表略云子瞻立山尉去冬獲遺推新之命作解之恩移授郴州尉今已沒於貶所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及孀於江湘其李德裕請賜贈官敕依奏下又引實錄注東觀奏記云令狐綯夢云云即愚前所采者不更錄下又引實錄注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國太尉親交兩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龍贈全緯嘗為德裕兩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梭此似綯敏中開發而數本追敘贈官多違鄩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後據考異按語竟以敏中為掠美也愚以令狐綯亦畏其精爽非發於誠心

佞虺

說文虺耗鬼也揚子雲甘泉賦消虺虺而扶猶狂

讒龜

山海經小人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聾說之尸

按偶檢佩文韻府一東馮字韻李商隱上河東公啟棠猶念台那尚思馮按袁宏後漢紀馮魴拜郊令郊賦圍縣舍勛力戰光武嘉之曰此健令也又窺字韻李商隱啟窺仰洪鈞來窺皎鏡又豹字韻引李商隱文學殊半豹長愧全牛愚以輯佩文韻府時必偏錄古籍今此註本既不得在京都見永樂大典復不能取佩文韻府字字據

壽甚矣老病里居之可歎

也志其三字以鳴歎憤

趙璘因話錄 舊唐書憲宗紀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上御通化門勞邊之賜之犀帶而趙璘以為玉帶或更賜玉帶乎然裴相薨時不可合也令狐將薨商隱已馳至

與元或更

有斯事歟

李義山詩文集後跋

藏書之厄多矣而兵燹尤甚子孫不能守其祖父之書者有矣而
 書板尤甚書板而遇兵燹而竟能守而竟免於厄是不可不志謹
 案王谿生詩詳註三卷楚南文集詳註八卷 先曾王父侍御公
 讓乾隆庚子彗行蘇文忠詩合註五十卷 先王父方伯公讓乾
 隆癸丑彗行數十年來海內翻彗日衆而原板久藏於家家故在
 郡城東當咸豐庚申粵逆陷城寶坻已率家人先避於外凡十一
 徙始至滬城先世圖籍幸獲保全以故板得無恙然回憶爾時風
 雨泥塗流離狼狽涉江沿海心力摧敝賊氛既匝地書板又叢疊
 堆積非取携閒物蓋惴惴乎有千鈞一髮之勢而僅得不墜其不
 墜也可幸其不墜而不能無闕也亦不幸之幸此豈寶坻之能守

先澤以免於厄歟抑亦 先曾王父 先王父之靈有以默鑒而
陰護之也同治戊辰覓得初印本於滬上乃於從公之暇先取玉
谿樊南二書板逐一覈對補其闕者若干修其漫漶者若干既成
因志之如此樊南文有歸安錢楞仙司成補編較此本增二百有
三篇從永樂大典及全唐文錄出箋註精善宜合觀之蘇詩合註
篇葉較廣力有未贍姑竢來茲

同治七年大呂之月曾孫男寶圻謹書於上海滬防軍次

